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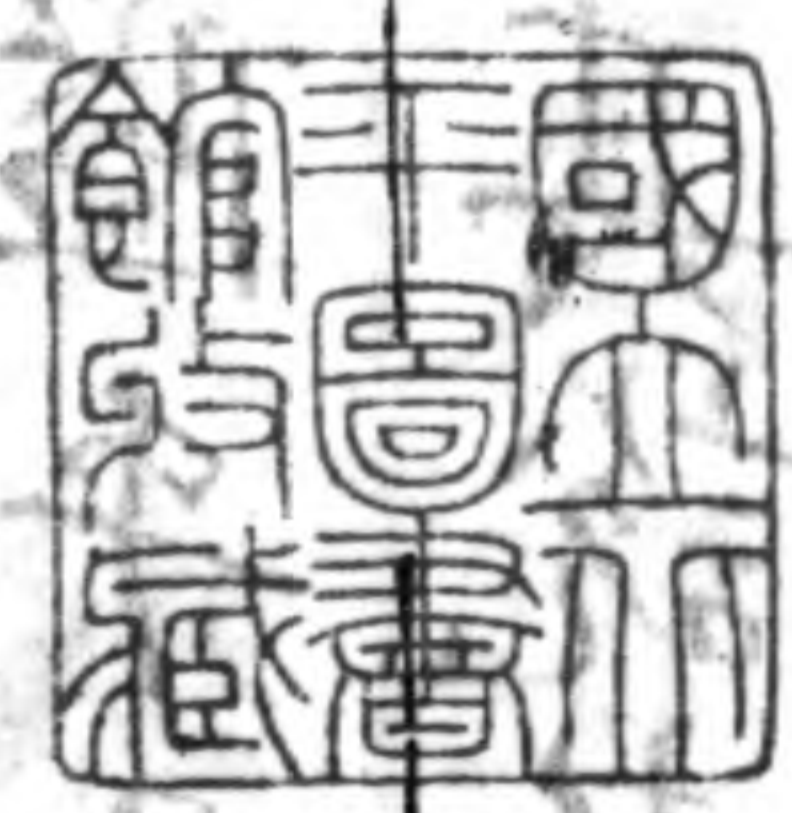
三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三容與陸思仲



寧波圖書館藏

其愚不肖嘗竊念聖人及逮今千數百年

其書畫之

外誘勢利鮮克為已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役忠於

俗尚齊驅茲遂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地聞吾

友乃欲削髮為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

起立為之歎息也且佛之為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

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

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

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子三百

寡矣况如彼何哉是猶以一盃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  
勝也宜矣其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  
朝夕祖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墻然亦不為異  
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况君臣父子  
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  
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  
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  
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  
且不能容之則其為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  
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

死生為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為道耶其信然耶夫  
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  
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  
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  
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  
之不惑也世之為佛之徒者將以為道耶則廢人倫  
逆天理非所以為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  
行譏公門以微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  
右無一可者而且為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  
賢者可為士喜友賢明志剛於朋游中為可畏者此

語

不肯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  
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  
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其於思  
惟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  
其慎思之。毋以吾言為不足聽也。子之為是也。內則  
貶吾親之憂。外則于先王之誅。未朕神之望。且遠及  
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始適此布。左右伏惟  
亮之。幸甚。

謝程潛博文

某。陶陬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

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寘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  
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後部吏之未瞻。  
望烏履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踉蹌不寧。恐明知  
之下。無以自逭。瘵曠故不敢輒恃。昔日眷遇之私。妄  
進一言。上浼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索鄙文。奉  
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  
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轍而至。明珠翡翠。  
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為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  
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搜羅掇拾。猶下及  
於三家之市。非務欲棘收盡取。不遺一物。真何爾乎。

長沙益南北衡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為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超卓環異之才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豈一二哉往往以疏逸無先為容者不能自達願其何人乃獨以經術取知非執事敦大棘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其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奧

著為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為士大夫議評訕笑用覆醬瓿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編三絕況其下者乎其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畧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評訕笑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他文謹錄古律詩序記各一編冒獻玷浼清視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河中與翁子靜益以轉自隱之學其五部錄學書餘

可中會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學其在辟雍學者翕然從之其所與獨以子靜聖任為偁首古人從師必見其可師焉而後從之既得其傳則終身守之不可遷惑也某比往還京師見凡與子靜游從者皆道子靜之言意其居之安自信之篤無復有疑者前書云云乃爾是豈直疑之耶其過自損抑而姑為之說耶此區區所以欲有言而未敢也某竊謂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溪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溪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禹稷同

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為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世之所謂善知識者皆自謂與諸佛齊肩矣付之以天下之任未知果能為禹稷否孔子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苟道不足以濟天下皆過也子靜試以其自得者隱之於心而安推之天下而可行則雖聖人復起不吾易也夫何疑之有仲素行急作此辭不逮意

答李杭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

居毫聚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取當者惟僥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跋踖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

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為堯舜者友力於為善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為者友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辭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

在格物。踴物之多。至於萬。則物益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洒掃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夫豈嘗離夫洒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

惟聖人乎。其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歎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答吳敦智

某嘗謂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為。妬之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剛善為急。其度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為舜之徒也。必矣。所示問。其旨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觀之。可也。幸照亮。

上毛憲

名漸字正仲



某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  
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為文  
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  
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  
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  
下疊疊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  
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克飫乎道德之實凡  
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  
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  
陵至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操毒相天

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  
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闢天下  
之諸侯歛為已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  
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  
慢而侮人充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  
歸之雖秉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  
不知太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  
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  
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  
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敗輻脫猶

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缺伏鑽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愀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止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拘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享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愛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其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

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季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為寬大而其卒也繼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為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為明哀歛為功其極也慘覈少恩主上卽依盡蠲前弊而昔之慘覈者往往變其舊習勉為寬厚以自媚于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慘覈不矯激以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為世變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其何能爾其聞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

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實為部吏幸得摳衣歛板朝  
夕進趨于左右自惟碌碌無可稱者而邊守一言之  
知在愚賤踈逖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狃  
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  
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為請見之資進之邊之俯伏俟  
命不勝戰悚之至

寄毛憲

始聞湖北溪洞寇邊將臣失於制御或恐使旆當有  
湖北之命一方小警固不足煩經略然公之威德素  
為邊民信畏旌馭一行使朝廷無南顧之憂亦非小

補也其嘗謂邊事之興多出於饕餮功幸利之人媿武  
玩寇不以朝廷人計為念視生靈余毒若非已事恬  
不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豸稀勇  
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  
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  
薶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  
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某愚無知不能曉時事然  
自少游四方竊觀當世公卿賢士大夫為不少矣然  
未見憂國如家視民如赤子有如公者此正朝廷今  
日寄憂之意也然溪洞之民恃險為奸非一日也必

欲加兵盡誅之則正猶馳韓盧搏蹇兔於穴中雖有疾足無所騁也愛願縻以歲月無急近功要足以安馴服之而已夫致人而不致於人為主而不為客亦兵家常勝之道也識淺智昏暗於事機何足以禪高明然自以為辱大君子之知而意之所欲言者不敢不自盡耳晚瀆清視惟仁明矜察幸甚其言事言

其聞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乎上有道其本在於明善誠身而已其愚無似雖未能明善誠身竊有志焉不幸迫於窮空故未及信而仕徒

苟非合之祿以自活然一邑之中有民有社休戚繫焉又不得如古之抱關擊柝者之無責也其自視欲然懼然無以取獲乎上方罪戾是憂尚何望治民之效哉恭惟閣下以清德重望為時顯人當朝廷更法造令之初遴柬賢才出將使指而閣下首被其選則明天子所以眷倚之意何如哉下車之初某幸得後部吏之未瞻望焉履與聞謦欬之餘論高明之見洞照幽隱而不以賢貴自挾詢謀博訪務盡下情凡所以丁寧教戒者無非以民為念非篤厚仁人以天下之重自任其何能爾哉某退而私自喜幸曰閣下之

盛德謙容如此其雖愚無似不足以取獲乎上或庶  
乎有賴以自全也既而察吏相與言曰閣下之務盡  
下情如此法令有疑而未安者可不自盡其疑而遷  
情非所以事大君子之道也其私竊識之近承州符  
錄準使命應舊係代名人役未滿而募充者例不支  
錢此於法有疑而未安者故不敢不自盡也某不能  
周知十邑之利害寧鄉之兩如此是必寧鄉可行也  
瀏陽之民未罷役以前而雇人代充者皆月計其直  
然每有踰期不償而至於地訴者時時有之官既罷  
役矣而彼自願充則又安肯復與之直惟之人情萬

無此也夫募役者或豈有他意哉為利而來耳既不  
與之直則誰復願者若令取諸舊役者則官既罷其  
役矣而又使之出其直則是昔之放罷皆罔之也使  
代名者不願而求去則如之何勢須疆之疆之雖役  
而匱乏者無資以自給則勢不能久也而遂至於逃  
亡則如之何必以刑加之如是得無駭民乎然朝旨  
自有明文特為鄉堯未滿者設耳代名之人法所不  
載不惟於理勢未安於前後敕旨亦自有妨幸加明  
察如寧鄉可行則行之他邑使各陳其可否然後徐  
審處之算大之幸也如郴州議保正長不支錢此固

元豐舊法行之可也然什伍之法蓋兆於治古之時而元豐保正之役其實三大戶也既使之輸錢又使之充役則免役之名浮矣元祐之間果於罷去而不疑者特藉此為說耳故朝廷變法之初指言不得用保正長者蓋大懲此說也今又議不支錢恐非朝廷始意且不能使元祐議法者無辭也某竊謂不若計其歲雇之直蠲減所出役錢為善耳夫建議不支錢者其意不過欲寡取於民也某不能周知一路以長沙一郡計之所敷之數比元豐舊額固已十蠲其六七矣元祐差役自二百五十畝以上充弓手大抵十

年兩役也計其雇直則十年所出無慮二百千以人法言之有田二百五十畝十年所輸十五十餘千其為法豈不優哉方之元豐所蠲如此較之元祐其利又如此雖取之何傷也又矣必銖銖計其多寡哉某愚不自量矣以狂瞽之言聞于左右是即著龜之神以自取瀆耳何足以上裨高明萬一然惓惓之情不敢不自盡者蓋以為事夫君子之道義當如此也惟仁明察其愚誠不加妄言之誅則幸矣冒犯威嚴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某嘗代人上王令

賈泰之士也類問之士非歸上之

世書論士之自重甚

令其會

當世士大夫流于  
嗟乎聖道  
何時之行風俗何  
時之淳哉

某嘗謂周之士也。賈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立之  
人。賈之也。士友知自賈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  
也。士友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乎今。千有餘歲。士之  
知有賈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  
一介之賤。廁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食菽飲水  
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梁文繡之為  
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  
義也。有弗受焉。夫如以上之人。雖欲狹貴自尊。以輕  
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頭實利欲。而不知有  
賈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儉合苟得之行多。

何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脇肩諂笑。以取容悅。  
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賈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  
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賈賤者。皆其自取也。某  
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閭陋屋。聲迹昧昧。不敢  
輕為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是邑。下  
車臨政。未旬。浹間。民吏肅清。不敢為奸。某私竊自幸。  
以謂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  
當自庠術始。某幸為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  
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仞。以俟進退之命。  
非敢求聞于左右也。殆以為後日請教之資耳。

非類代人上江令  
也故以爲對日前終之資耳  
三四

士以贄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為道其次為禮其下  
為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為  
仁此為道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為其士民者  
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君此為禮者也飾竿牘之勤  
借齒牙之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為名也為名者君子  
恥之而滔滔者皆是也某昏懦不肖自視無以取名  
然夫不願乎名之過實也其才質之下固不足以語  
道然竊嘗有志焉恭惟執事高才盛名聞于四方某  
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來吾邑某幸隨諸生

奔走車塵輒迭之間得聞謦欬之音粹面盎背溢於  
所聞多矣下車蒞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戶細民無  
不風動某也託迹封域之間日被德化而昔為道之  
志其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故敢輒書所七心冒進于左  
右然未知執事將哀其志而進之耶將以昏愚而棄  
之耶俯伏門墻進退俟命

與張秀才

某辱書勤懇似有求者侑道過當皆盛德所宜辭非  
老拙者敢當也慙悚慙悚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  
馳之學無以仰追時好逢學士大夫不敢輒出一語



自取譏笑不意足下惓惓乃爾得無過愛者安以溢  
美之言欺左右乎不敢當

與游定夫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八終

後恩三人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書四

與游定夫其一

春初至建安曾託志寧附書計塵聽覽為別滋久瞻  
系之至旦夜不能忘夏熱不審起居何如某自衢買  
舟渡江沿淮入清河過呂梁百步凡五十有二日始  
達彭城東南風波之險所歷幾盡幸而舉家勿累各  
安差足為慰彭城古郡僻寂達官顯人不至其境頗  
無將迎之勞而民事又簡雖弊司有庫務無局之多  
然出納有時亦不至勞力充徧養拙也在鄙心為可

悔恨者特太親遠耳其他無足念者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惟冀為道自重

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職事彭城風物質

陋與吾鄉大異黍有魚稻鷄雉之類足以充食故南

人處之差為優耳太守王大夫寬厚頗有愷悌之風

屬吏之奉也某離家將半年思親之懷日甚一日其

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處之定夫官期猶一

年思復時常相聚講學之樂何可量但鈔羨耳志寧

曾來相會否企仰高論無日忘之惟數以書見教庶

足少慰鄙心暑毒千萬珍衛

其三

其窮居習聞久矣

爾莊事亦無應接之煩然義所

當勉或不敢苟且自隨事有間即讀易然無朋游共

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稽企耳去年相別時定

夫夫讀易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宜有吝

也蓋吾儕所學既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

磋之益以待面求亦無及矣公室亮之固不敢嘿嘿

或當有浼問以取質左右也吾友閒居從游者必多

所得有人否其質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羶

賂為恥也。敝鄉二楊與舍弟欲親多席下，果然否幸。加驅策區區，非紙可盡。

其四 晉書曰：無名氏公選流之傳，不詳。生上睿聖，方進退大臣，以興復太平之功。元豐至續計，指日可望，政令一新，但恐疎愚無以奉承耳。學中長貳為誰，近不聞報。蘇季明向除博士，曾到任否。京師非食貧之地，公家口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之方，宜審處也。游守太學博士，得此書，即亦補外。益紹聖改元也。

其五

易傳後序，顯道為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春，京師與顯道議云：先生友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久，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不叙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足傳信也。與顯道細議如此，恐此書方秘藏，未敢出示人，或未安。愛希示諭，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初友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與性命為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於理，似無害。更思之如何。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為訛笑今  
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衆殊不可曉也先生語  
錄傳之漫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者其欲收衆刪去  
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閑居無事可受博為尋訪恐  
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廉侯嘗有之僕  
尋復以書詢求異時更相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  
以傳後學不為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  
得不任其責也

與鄒至完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僂嬖近習之  
私迎意而取悅不有姦邪紈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  
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為上為德孟子曰一  
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  
道德之要言為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  
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  
此宜無足為者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其之所知  
蓋公之所厭餘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辱  
一眚之私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與劉器之

向承垂示許。必易義其用意精淡自成一家之學。伏讀之久。開發多矣。然鄙意猶有疑者。復卦義曰。怒惡之使也。東方之情也。无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善惡之分。吉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一本於中。則怒不可獨謂惡之使也。怒而中節。是謂達道。而遂以无怒為善。惡之分。或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出怒不怒。蓋以救世非修身之道也。脩身則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有怒與仁違矣。其以謂誠者合內外之道。成己乃所以成物也。謂不可以修身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脩身不可與仁違。治天下獨可與仁違乎。顏子不遷怒。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此顏子所以修身也。而孟子以禹稷之事與之。謂之易地。則皆然。蓋救世修身本無二道。故也。大學論治天下國家。必始於正心誠意。孟子則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皆是意也。夫物我易觀。不能通天下為一。正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畏也。又曰。孟子四十不動心。顏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動心與顏子也。又曰。顏子復禮以存心。故其靜也。仁是以仁與

之也公孫丑問不動心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  
動心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  
不動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  
告子之所易者恐似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  
也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方以不動涉動  
者也不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  
為馬知言以為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  
道所以異告子者恐非專為涉動也又曰顏子之所  
養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旦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  
乎何有旦晝之所為有以梏忘之則夜氣亦不存矣

但淺考孟子之言則其義可見恐所養不須離而為  
二也古之好學者必就有道而止焉其不敢自謂好  
學至於就有道而止焉心不敢忘也故韓布所問取  
正於左右如未中理願詳見教

答陳瑩中其一

辱示華嚴大旨辭義精奧得所未聞幸甚然此書昔  
嘗讀之雖未盡解要之大略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  
剗心剔髓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  
不欲挾其濟也不欲寡其信然歟然其每讀孟子  
書至其論墨子尚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為之未嘗不

謂其為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蓋夷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此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為病，君子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著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

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自惟愚鄙無所用於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若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知者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能也。所謂仲尼無言，顏子有言，考之吾儒之書，不知所自。荒蕪之學，欲質於左右者，非一二事，願無惜見教，以開未悟。

其二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

知此其蓋嘗觀之而陋識淺聞未及足以叩其關鍵  
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  
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  
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  
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  
是也揚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  
太玄以中准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  
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大寒則自漢迄今同用  
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  
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

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疏示  
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其亦不知其說  
夫自八卦重而為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  
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為二說皆深所未論  
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  
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  
象真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其三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奧使涉陋



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請繫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到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為文也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質為能受惟無色為能賁爻之辭曰白賁而卒乃曰賁無色斯謂之普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則為詩猶有得失焉為之如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為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顏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仁者

蓋有時而達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復之初爻當之復之未遠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冰而後辨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此二爻以禹稷顏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為娠五變而為剝坤一變而為復五變而為夫復者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剝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其乾之終乎自吉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此耳故

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  
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  
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至  
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  
齊則終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  
久也。其初裝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  
子將用為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  
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  
處昏主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  
繫于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

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而其卒也  
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於剝，陰之  
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剝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則  
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  
盈虛，天行也。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而況於人  
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  
者，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  
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  
復救矣。況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  
姤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

此故也。後之治利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夬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夬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覓陸夬夬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況過之乎。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為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夬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輒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為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 其四

康節先生某少嘗聞其風矣。厚恨不及見。洛中諸嘗從先生游者皆略識之。大嘗見其子問之。俱莫能傳其所學。萬一也。前書所疑雖蒙諄誨愚陋終未能曉。夫八卦有伏羲文王之辨。於經無見也。天下之蹟存焉。豈人私智能為哉。康節之言必有稽也。索隱之士宜知其所以然者。恨未得親叩之耳。乾南而坤北。離上而坎下。位不同也。自乾左而至震一二三四自坤右而至巽八七六五本宮之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坤一艮二坎三巽四數不同也。以為未嘗同默而識之可也。佐與數相為異同者。明如此安得無說乎。自義農以來。夏六七聖人所因習者八卦而已。六十四

卦之名未有也其制器尚象乃有取於十三卦則義  
農之世卦雖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鑪錘之中  
矣特其名未顯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用是  
言之文王之易固具於伏羲畫卦之初文王能因而  
用之不能有所加損也乾坤屯蒙之序意必文王為  
之孔子序卦特釋其義而已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於  
易不見其端倪所謂文王闡其門而拒其出者文王  
闡之康節闡之此來書中語其數其義必有可玩而  
習者矣凡此皆其所深疑而未諭也願略疏示使得  
稽其門叩其鍵而入則為賜多矣太玄之書昔嘗讀

之雖未竟其義而其略可識也予雲潭思渾天三摹  
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捃極之七百  
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為躋躔二贊以盡餘分之數  
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  
初曆相應其取數似與易異矣其為書則欲自成一  
家初無意於贊易也考諸解難之文可見矣夫易之  
六十四卦八卦相錯而成也玄之有方州部家則各  
有分域矣不可相錯也故一而三之自三而九又三  
之為二十七終於八十一而玄之首畢矣八十一家  
又雜為三以極三玄之數方州部各三之為九又三

之為二十七家此一玄之數也以次比之不可相易  
齊辭自一至九配麗五行而日星節候分布其間皆  
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  
世之治曆者守成法而已非知曆也自漢迄今曆法  
之更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曆理而能創法也求玄  
於曆理之內或恐未足以盡玄之妙更深考之併以  
見教近得溫公太玄論閱之皆先儒所共知者其隱  
曠不著之事殆未可窺其蘊也溫公之學篤於自信  
雖論語或有未然者非其深造自得隱之於心苟不  
疑不輕以為信真善學者與世之耳濡目染遂以為

得者有間矣然子雲溫公之學與語孟子書其遠近  
淺深必有能辨之者不可誣也溫公自孔子而下獨  
揚推為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  
苟知之夫允蹈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  
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  
孟子也至矣溫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為知道  
而於雄書或未盡信也夫衆言散亂折諸聖自漢曰  
焦費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  
異說益滋易之微言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  
子而已某嘗用是學易以謂孔子之已言者當詳說

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兆者雖略之可也皇極  
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  
變若合符節故不取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  
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易之  
書易之春秋之類竊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  
譬之觀奕必以李劉為信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  
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夫  
孟楊之自任重矣由漢而來士以李劉望之非一日  
也李劉夫未書語今其書具在疑而未信者如此則  
後之視今又焉知不猶今之視昔乎學者審其是而  
已於疑信尤當慎擇也然其於雜音音疑之重蒙誨  
論繼今當力求之以補前過未由展晤一快蔽蒙東  
望徒增惓耳

其五

惡詩非敢自附于賢者之作厚意不可虛辱故勉強  
繼之重蒙稱與過當徒用增愧先生有德齒之稱也  
宜施於前輩如其之不肖徒有犬馬之齒耳輒以見  
稱何也恐聞者以為失言使老拙者重為世所訕笑  
繼此幸削去至懇

其六

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三

孟子之書世儒未嘗深考之故尊之者或過其實疑之者或損其真非灼知聖賢之心未易以私意論也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傳非孟子過也而遂疑之夫過矣近見一書力詆孟子之非恐非有所授難遽以口舌爭也 謂是以道 無由展奉一盡區區

其七

德齒之說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說見諭三復未貶益用慙惕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子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

翱藉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前其道未足以達材成德則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其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有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方且拘縻并斗之祿未能從黑髮之士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謂是豈當然乎哉非公樂與人為善務欲搜揚隱伏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不終為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蓋古聖賢之用心也第恐設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臨紙愧汗言不能究

不謂其八

先天圖得太極所生自然數非人私智所能為也昔  
未嘗見幸得一觀此非堯夫不能知也蒙示法養觀  
與相見乎離辭異旨同開發蔽陋多矣幸甚世之昧  
者妄以狂瞽無稽之言眩瞽學者方自以為得惡足  
與論此哉然杜順集此不涉華嚴一字東以二門謂  
足以貫六經之旨可謂能說約矣然不知二門者於  
經何施也願更開示以警未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終

後學徐夢鯤督刊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

書五

荅胡康侯其一

辱疏示所疑非公敦朋友之義不以賢自挾何能如  
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士無此風久矣乃今  
得吾康侯也幸甚以某之不肖何足以知之然不敢  
不盡所聞以求切磋之益言而是耶固願與朋友共  
之言而非耶亦願公見告庶乎其有警也致知格物  
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  
足以亂吾之知思祈於意誠心正遠矣書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執中之道精一、是也。夫中者不偏之謂也。一物不該焉、則偏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時、中之義自見。非精一鳥能執之。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鳥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

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為仁由己、爾何力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軀之當自知爾。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於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

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  
握苗者也曲執甚焉其之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  
適會同官黎君到而來僕立候倉卒奉答不逮意幸  
亮之

其二

某辱示問皆聖賢大致某也何足以知然試嘗語其  
所聞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孳孳為  
利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迺在乎善利  
之間故顏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學為  
舜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而已舜文之聖若合符節則

潛心乎文王者亦豈外是乎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  
子聖之時一當其可之謂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是皆天下之中道  
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故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非真知之為能以是稱孔子乎然則所願學者亦求  
所謂當其可已矣夫參也魯疑非通敏之才也然某  
切嘗謂曾子竟以魯得之若夫便儂激厲則其去道  
也遠矣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  
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  
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

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  
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  
庶乎其有至也徒敝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未矣孔子  
故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  
以其身為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從心  
故未達者一間也夫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  
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  
至乎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湯三幣聘之乃幡然而改伯夷特不事非君尔聞文  
作興則曰盍歸乎來方伯夷居北海之濱文王以三

幣聘之伊尹居有莘之野湯致之不以其道二人者  
宜如何哉此未可論必進必退也伊尹利澤及天下  
故孟子不言伊尹之風者則後世又安得有弊乎孔  
子之時去柳下惠亦未遠矣長沮桀溺荷篠楚狂之  
徒皆不進者也柳下惠所以救其弊者其効安在孟  
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  
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第深考此言則二人之風不  
為進退明矣然其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為百世之  
師論其學則必至於隘與不恭矣此君子所以不由  
也田常為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

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  
闕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  
我也孔子謂於予與何誅豈以予無質而遂弃之乎  
則人之有賴乎聖人者鮮矣謂之不誅乃所以切責  
之也凡孔子之門人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後  
之所進者多矣與於四科何足怪哉管仲為政於齊  
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錄也然學當為王者  
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昔嬖奚與王良乘王良  
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  
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為之然管仲之功詭遇  
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曾西羞比管仲  
正類是歟朋友道喪又矣切磋之益吾徒所當勉也  
鄙意如此恐未中理願以見告

其三

示諭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也欣慰欣慰某竊  
謂古之善授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顏淵非  
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士之所以脩身慎行  
者無遺力矣持之柰何曰禮而已此一言足以蔽之  
約而易守也不窒其源而杜其末流雖日省之遇事  
輒發矣不可知也春秋義探賸精到恨不及見全書

也玩味欽嘆然周官有司盟之職凡詛盟皆天子以  
吏治之諸侯不得私相盟也一有渝盟則刑隨之春  
秋之時諸侯不復聽命於天子故口血未乾而報復  
之兵已至其境失政刑矣凡書盟者皆惡之記言大  
道既隱天下為家謂三代盛時也商人作誓而民始  
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若湯誓秦誓之類蓋湯武之  
事此數者似非聖人之言恐不足引以為證更思之  
如何

其四

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  
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尔如西  
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  
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楊  
雄猶未能造其藩籬况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  
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  
十而後知其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  
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而已公之篤志  
好學而每蒙謙虛不見鄙外故輒肆言之而不自知  
其愚也惟亮之

其五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承示及春秋事實鄙意猶有疑者所論虞氏之史直  
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某  
竊謂四岳稱舜之父頑母嚚象傲乃舜在側微未登  
庸之時言之宜若無害周人雖以諱事神而有謚法  
然且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雖有謚  
其惡猶不隱也禮曰臨文不諱故文王名昌而雖之  
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而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  
若此類皆臨文不諱也雖周亦然莊公名同而書同  
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不可謂從虞史之質將仲子  
叔于田皆刺莊公也詩人刺文公也不勝其母而害

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久而不  
召衆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以莊文之罪  
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鄙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其六

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  
之義詳甚某故未敢輕議其說蒙錄示第一段義非  
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  
非淺陋所能窺其間與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  
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春秋深明其義當自  
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

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  
增損也秦以亥為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  
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  
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為丑三代各據  
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  
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  
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為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  
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為也若謂  
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  
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為災異周十月  
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  
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鄙意如此  
公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禾悟

其七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徃徃汨於世習而不知雖英  
才異稟率能自按於流俗者無幾也某嘗私竊謂學  
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  
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  
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未有  
不同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譬之升堂與者必得其

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望望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  
然則至學非難知所以學為難某愚不自量力之不  
凡也妄有意焉思得朋游共孝左右提掖覲獲一游  
其藩乃今得康侯蓋知衰老之有望也

其八

承示問政事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某目視  
昏耄何足以知之以公積學之久經綸之業皆素所  
厭飫者乃下詢於陳腐陋儒非公不以賢自授樂取  
諸人以為善何以有此三復來貺欽嘆無已然厚意  
不可以虛辱試誦其所聞惟寬明不以僭竇為罪則

萬萬幸甚某切觀自金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皆非  
吾有民物凋弊賦入無幾軍儲資用十百於前日天  
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  
艱難不早為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於民一  
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某竊謂當  
今政事惟理財最為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  
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  
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  
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  
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



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  
邦之大用內府受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不可得  
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  
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所謂惟  
王及后世子 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  
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謂至尊不可  
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今猶  
昔也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在矣朝廷蓋未  
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  
廷有也所有者惟南京東西數郡而已當五季之亂

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崇寧以來承祖積  
累之厚天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而日以  
不足為言愛何哉處之不得其道故也國家景德皇祐  
嘗為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之  
奉軍儲白逕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如內府所藏  
以待軍興郊賞之費茶鹽之入以待邊儲元豐之備  
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也此祖宗之遺法蓋得周官  
待用之意思也今宜為紹興會計錄取祖宗三書參較  
之凡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  
盈虛皆可考也知有餘不足之弊根可以究見矣然

後量入以為出而均節之殘破州縣使有無相補庶無闕事天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蓋始於王朴之議其措畫可細明詳盡矣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為糴本使總六路之計以通融移用與三司相為表裏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歲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且以為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發運司拱子魚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既行直達而鹽法亦隨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蓋轉搬與鹽法相因以爲利不可徧舉也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

漕米至真陽下卸即載塩以歸諸路每歲所得塩課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之則橫歛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自批塩之法行塩課悉歸權貨諸路一無所得故漕計日以不給而經用不可闕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此上下所以俱受其弊也閩中舊官賣塩每觔二十七文今民間每觔至百二三十文細民均被其害而盜販所以公行也所謂制置發運與三司相為表裏者蓋發運通融六路之計錢穀銀絹之類視三司所闕者為之應辦故中都常不闕也其為利多矣自黃帝立兵乘之法以寓軍

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立井之廢又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束伍之令督之旌旗指揮之即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

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脩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善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女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伍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夫軍政不脩無甚於

今日閩中盜賊初嘯聚不過數百而已其後猖獗如此蓋王師養成其禍也賊在建安幾二年無一人一騎至賊境者王師所過民被其毒有甚於盜賊百姓至相謂曰寧被盜賊不願王師入境軍無律一至於此此二事最今日之急務自蔡京用事王黼李邦彥繼之祖宗之法掃蕩殆盡如尚書省戾祖宗之法者非一二事冗官之未澄汰與役法之弊所當損益未易縷數也然今日二事在易蓋蠱之時也蠱之成卦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不足與有為巽而上無剛健之才不能以有為此事之所以蠱也左

傳血蠱為蠱蠱者敗壞之象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樽櫛店楔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庶幾其苟完矣物物而紛更之腐者敗傾者不可復支矣夫通變之謂事因其財而通變之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此治蠱之道也此二事其大畧如此其委曲措畫在執國柄者詳視而審處之非毫楮可盡也夫執中不可以無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誤矣孟

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若禹之行水則無  
惡智也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  
若用智以為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不可慎  
歟

其九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  
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  
行李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  
下手矣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美蒙公  
見與可以塞責矣三經義辨已成書俸脫藁即附去  
以求參訂也近因傷冷嗽大作累日不能興昨日方  
方稍平然飲食猶未復常倦甚作書不及一一

其十

荆公黜王爵罷配享謂其所論多邪說取怨於其徒  
多矣此三經義辨蓋不得已也如日錄字說亦有少  
論著然此事不易為更須朋友參訂之也今粗已成  
書更俟審詳脫稿即繕寫附去也

其十一

某衰朽杜門待盡平時親故凋喪略盡絕無過從者  
惟時親書冊以自適耳家所藏書為賊棄毀僅存一

二語錄常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其當任其責也蒙  
寄示二冊尤荷留念然茲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  
近因閱三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為之著論以正王  
氏之失蓋嘗論之於朝去其王爵罷配享後生晚學  
未必知其非也姑欲終此一事書成未脫稿欵曲當  
錄以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遠也

其十二

承諭及江西宣諭使風采可仰吾鄉使者甚不悅但  
未見惠澤及民污吏革面者盜賊得韓申二將平之  
今已無事敵鄉去歲大疫惡少舊常作過者死亡略

盡自此可無盜賊之虞矣近見報襄陽鎮撫撥諸郡  
領兵收復中都屢捷洋州亦有報殺獲金寇千餘人  
所至有捷報中興可指日望也可喜可喜和鄉平生  
相知第鄙文不足以發盛美為愧耳浙中數事與初  
授恩命皆某親聞見者故不敢專用行狀其他皆無  
更易如宗室養他人子初云財用不足患之細也養  
他人子則宗枝亂矣其建議乃云有父兄在同居者  
減半而養母勿給於是其弊漸去則只是以財不足  
為憂凡宗室例皆裁減與所謂亂宗枝之意不相應  
公更問其詳為增損之乃善伊川先生語錄昔嘗集

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  
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看其壻尋之未到近宣幹喻  
子方云有本甚多計到浙中便付來

其十三

便中辱賜教伏審迩辰燕休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  
衰朽杜門粗適閑中自去歲來稍安靜而汀邵與江  
西鄰虔州時有竊發者侵逼境上王師往來恟恟不  
能治安也昨日又聞建安有此警帥司遣兵會合未  
知如何也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  
相半未能釋然不以為慮也世事如此柰何柰何示

諭湖湘州縣皆帖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岳將之力  
也然屯戍之多所至艱窘非特長沙也閩中素貧近  
降祠部一萬道已敷配在民間貧家所敷已二百千  
未不知所從出細民可知矣不知湖湘有此否事之可  
憂者非毫楮可盡餘寒未解惟冀為道保重副此頌  
祝

其十四

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以編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有  
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刪潤非旬月可了  
也俟書成即納去某沆著三經義辨正王氏之學繆

庚處方就侯脫藁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後學也曾  
吉甫頃在維揚亦嘗相與聚但初未嘗講學耳公既稱  
其如此士大夫間豈易得哉若得其來時親其緒論  
固所幸願也

其十五

久不聞問方深馳企在書伏審旅寓台侯萬福欣慰  
欣慰某老拙如常去冬八松溪賊范忠大作武尉被害  
焚劫縣道路盡首領已為申將禽獲殘黨出境勢無  
能為也又傳虔寇陳昭昭犯漳汀朝廷已遣申將往討  
捕敵邑相去差遠民間不甚驚擾稍得安居時親書  
冊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正遠瞻瞻惟冀對時為  
道自重

其十六

知令似龍圖先往湖外得近信否長沙方易帥勢未  
可往更俟浙帥來如何徐行未晚也伯紀言章醜詆  
之以為有跋扈之漸天下知有宣撫不知有朝廷賴  
君相眷知猶得宮祠而罷甚幸浙帥尚在領表不知  
何時可來湖中么賊未殄伯紀已有罷命新帥未到  
人情不無向背萬一有警為之奈何在伯紀尤可慮  
也梁參議聞已歸未到鄉里云徑往福唐般家得渠



來則湖外事可盡知也

其十七

某竊謂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  
之不慎雖欲不反不可得也閩中二三年來盜賊羣  
起在四川軍被害為甚夷傷之餘民力凋敝極矣蒙  
恩放免紹興二年秋夏二稅及役錢一料非朝廷勤  
恤民隱何以得此既而漕司檢准紹興令諸赦降放  
及倚閣稅租者各不得過三分行下州縣依舊催納  
七分急於星火民被其澤方歡欣鼓舞未逾月遂轉  
而為怨咨良可惜也朝廷既有著令不得過三分赦

書不應全放是徒為文具罔民耳後雖有德意人誰  
信之恐自是民不立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赦書既  
已盡放有司亦不宜沮格二者胥失矣皆不慎令之  
過也放稅租出於一時之異恩自當量災傷今數減  
放使民受實惠何必著為令格不得過三分是豫為  
罔民之具以資哀刻之吏耳非令之善也某衰朽社  
門不欲聞外事因催稅者及門見邑中行移如此恐  
遠方利病公所欲知故輒及之願勿以語人恐貽不  
恤緯之謗至禱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書六

荅曾元忠其一

先公道學行義為世儒宗嘉言讜議著在天下過蒙  
以行述見屬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  
復承賜翰重加獎與伏讀汗顏無所容措相望南北  
無由展奉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自還鄉盜賊蜂起兩年避地奔竄未嘗一日安居敝  
鄉今歲方稍寧息江西山黨未有悛心時有竊發者

出沒境上居民不無驚擾度寇未平而此月初間建昌復兵叛閉城焚劫南豐縣官骨肉與邑人多遁至建寧縣昨日或傳已就招安未知是否弊邑已遣人往探問受數日必有的耗也此曹非勦滅之無以懲後若只招安如養驕子少不如意則復思亂矣世路如此奈何秋暑尚熾受切對時珍畜前膺召擢慰此頌望

其三

先公行述寡陋不足以發揚德美負愧多矣遺稿為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諭有脫陋處公可自以意添入或他有未安處亦當以意損益之無害吾徒不必為形迹之嫌也此文欲傳遠不可草草幸照亮

答學者其一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后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橫渠先生曰舜之孝武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友曰時而已皆非有心迹之異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

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止也孔子之慟  
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  
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  
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出怒於不怒出  
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友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  
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友  
不必耻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  
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毋意者豈熱然若木石然哉  
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毋也若所謂示現者則非  
誠意矣聖人不為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來則

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毋誠意是偽也武王之克商纘  
文王之緒而已故秦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  
天威又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則武王雖  
以一戎衣而有天下蓋不自以為功歸諸文王而已  
則嚴父配天蓋武王之志也周公其得已乎然是禮  
也肇自周公故曰周公其人也中庸曰周公成文王  
之德正謂是歟道固有義義不足以盡道易曰和順  
道德而理於義既曰和順道德矣又曰理於義則道  
於義固非一事橫渠水渥之說與釋氏輪回之說異  
其詳具於荅呂和叔書中此是非異同達者當自見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之非言論所及也。致知必先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脩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其二

皎在中宗時，遣嗣虜王邕等鞠問，一意無二言，可謂忠於所事矣。其後雖位浸通顯，未嘗干紊朝政。無大過惡，特人主寵暱過分耳。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皎之流放與其親厚者謫死，世以為冤。源乾曜不能正為人所譏，詆非所謂國人殺之也。而欲因而乘之，連株逮黨，盡

誅之不已甚乎用刑如是雖桀紂之虐不至是也某竊謂如宋璟之論柳損之足矣

其三

直之為義如必有事焉之類不相似既曰未得夫直則所養無本則是以直為氣本也得夫直矣養此可也則養直而已所謂至大至剛者又何物也以直養而無害以之字又是何義愛深思之屢空有時乎不空三月不違仁則有時乎違是也以空為學之始而仁之體未見至於不違仁則仁之體見矣未知仁以何為體不可謂有一仁字便謂仁之體見則論語之

言仁處多矣以空為學之始而孔子獨於顏淵稱之豈諸子皆未嘗學耶恐屢空學者友未易到也

其四

辱問所疑益見力學用意之勤也所謂小人自以為中庸與舜顏皆是也若用中建中皆施於民者與所謂不可能異矣不可能謂體道言之蓋有能則有為之者為之則與道知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皆此意但詳味之其義自見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見其如此即是上下察古人引詩皆斷章取義不必泥全篇之意如孔子以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為諸侯之孝友猶是也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回人立侯匆匆辭不逮意

其五

承職事多暇官長仁賢日有相從之樂尤用為慰范元長某所聞其賢久矣純夫之子申公之甥元明之婿呂氏兄弟能道其詳恨未及一見也因見友煩為道區區嚮往之意

答呂秀才

辱問以所疑非荒薄者所能知也試一言之而吾子

自擇焉夫誠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故中庸言天下之至誠其卒曰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惟聖人與天同德者為能誠焉忠乃士之一節未足與此也古之所謂忠臣者豈盡聖人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而君子有不仁焉則忠而未仁友何疑之有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則忠非盡道也特其違不遠耳然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蓋古之教者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蓋若曾子者所謂當其可也曾子之門人則未足以語此也

故告以忠恕以示入德之方便知由是而求焉則不遠矣君子道者三曾子所以語孟敬子者如此故能近信遠鄙倍暴慢而已非其至也自致知至於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之及也吾子其審思之以為何如或未中理無惜疏示

荅呂居仁其一

承示問學一篇博究先儒異同之論益知好學之力也然其間與鄙意不合者敢不以告揚子湍水之說

荀子杞柳之說也且論極善孟子之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混為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然遂列為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說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為得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  
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  
德斯言盡之要當深考之也中庸曰反身不誠不順  
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大學曰欲  
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蓋致知乃能明善不  
致其知而能明善未之有也此不須分為二說孔子  
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論學與思如  
此既曰學以成行又曰學也者受之性而發於文字  
言語也斯言似不相應世儒之病正在以言語文  
字為學不可不知也淺陋妄意如此高明試一思之  
如何兩日大著去人候書揮汗作此辭不逮意幸亮  
之

其二

辱問所疑皆非淺陋所知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輒試  
言之請自擇焉夫守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足以  
直內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  
以方外毋我者不任我也若舜舍己從人之類是也  
四者各有所施故兼言之也道固與我為一也非至  
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足以與此言志於道依於  
仁固無害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

以為道道固不可為也然不示之以入德之方則是  
以聖人望人不容進學也故卒曰忠怒違道不遠施  
諸已而不顧或勿施於人勿施於人忠怒之道也由  
是而求之道不遠矣孔子曰君聖與仁則吾豈敢然  
非聖人則不足以盡仁而仁特未化而已管仲之仁  
蓋稱其功也利貞者言乾之性情也易傳可以究觀  
之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特發於言者故於動天  
地感鬼神言近而已來人立候書勿勿作此

其三

承問格物向卷李君書嘗道其略矣六經之微言天

下之至賾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  
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  
孟為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則未矣易曰君子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為工誇多闡靡  
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  
約也彼亦焉用學為哉其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  
區區有望於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與鄒德久其一

先公奏議序納去鄙拙不足以發揚盛德負愧多矣

聞令弟欲令福唐鏤板傳之久遠甚善然其間有彈擊權要今子孫恐有當路者見之遂為世仇不可不慮也如歐公有從諫正謂此耳若鏤板可節去彈擊之章未須傳也公愛思之

其二

相別之久特蒙枉顧殊慰傾企非篤於情義何以有此間違忽復累月比日不審為況何如伏惟燕休德履佳勝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殊令人憂疑不解向承欲還昆陵果成行否近得小子適十月書云城中人皆竄伏鄉下虜寇猶未退聽天兵往來六

飛親行恐常潤之人未得奠枕而居也世事如此奈何未由會集切冀以時保齋

荅胡處梅

示諭持一忍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歎其切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為不善耶若

夫格物而知至則無全牛游刀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為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愛切勉之也食下氣天下之惡皆謂為國無異於此也  
夫練質夫木石之質夫自擇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難行哉難行止疾徐之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道之所以難行也以質夫之篤志澁學其所進豈易量哉勉而卒之無難矣屬語使壓境百冗併集區區非毫楮可盡

與黃用和

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是月禫徒月樂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乃其善也朝祥暮歌孔子不汲罪之特未為善耳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鄭氏謂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凡二十七月蓋祖鄭氏說也是月也吉祭則無凶服可知夫率今之士人

皆以垂脚幘頭為居喪之服若用此悉與未經祥禫者無異若慘巾與其餘衣帶從其色而薄之可也昔至完居喪問蘇子容云衣冠皆復常但不着公服耳至完用之考之古義既祥固可聞樂矣然今之二十七月之喪著在中令釋服從古律有明文欲髣髴古既祥為之恐不可也衣冠復常純用吉服則禫制未終無以為別竊謂衫用皂以布為之可也更請裁擇

與許少尹其一附果過國非草許下蓋

伏承進陟殿中士夫交慶非獨朋游之私喜也積學之富必有決心之論繩愆糾繆乃其餘事耳士氣文

不振佇聞鳳鳴副此顯望

其二

荒薄誤蒙諸公論薦皆由公揄揚之過也審察之命臣子不當以疾為辭實以衰病廢然力不能殫愧懼于中無所容措高明必能亮之也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希照察

其三

小子回辱書良荷眷勤然稱與過當皆非老拙所堪伏讀重增愧爾過情之語非所以施於朋友也願簡去浮文為幸邇來不審為况何如伏惟獻春之餘神

相多福炎暑方熾更希以時珍毒以膏峻擢之餘

其四

蓋法聞公屢有文字東南夷傷之餘非巨力幾無以  
自存斯民受賜多矣欽嘆欽嘆思陵苦多而麥頗稔  
而蠶不收高田想可望窮居所願惟年豐耳飯蔬飲  
水聊以卒歲無足道也承書腸血為梗君子神明所  
相無妄之疾當勿藥自愈舊日志完亦聞此疾徐典  
樂傳一方服之左效當為就其子求此方便附去竊  
謂中庸二篇聖學所傳具在此書不自揆其荒淺妄  
為訓義不敢輒以示人方欲訓寫取正朋友不知何

緣遽徹清視其間違義害理處必多幸一一疏示以  
警不逮如公固所欲求教者願勿示外人以取嗤鄙  
區區至祝

荅蕭子莊

老朽文思衰落重蒙以殿記見屬不欲固違厚意辭  
鄙意陋不足以傳遠徒負愧耳向在諫垣嘗論王氏  
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儼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  
之明卒從之今雖有定論學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  
屏居投閑因撫三經義辨有害理處是正之以示後  
學文字多未暇錄去俟小子早晚帶行過仙邑可一

覽也

答胡明仲

趙參還朝聞有左螭之命方時艱難仁賢彙征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也既而除命不行輿論不厭在公未有加損重為朝廷惜也公昂仲俱在侍下想不廢講學所得已多矣秋暑方劇更希為時自愛以副人望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孫臏國輔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一

書七

答張子韶

自聞公省殿兩中魁選為之喜而不寐即欲馳書為賀衰晚杜門却掃不閑往來之便故久而未能也辱書動勤以諗歲寒之意感慰感慰比日不審起居何如伏惟德履佳勝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太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能為也三復欽嘆公之名德已簡在君相不日當有異用必不久淹于外然復之時群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

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  
故必朋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能  
無疾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何  
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剝曰順而止之  
其道一也故剝之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蓋艮上而  
坤下剝之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  
之君子不知出此歎以力勝之卒至於俱傷兩敗而  
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  
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  
能暴為之况於人乎故豫之象曰豫順以動故天地  
知之正謂此也公之言朝廷略施行矣竊聞左右已  
有側目者其自謂與公非一日燕游之好故輒及之  
歎公異時慎處之也

與劉希範

某竊觀車駕自建康移蹕會稽未踰時復有旨還浙  
西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舉欣欣然謂國勢稍振中  
興之業可指日望也未及渡江聞建康有警復還會  
稽徑趨四明歎乘桴為閩之行聞之惶駭至寢食俱  
廢某竊觀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  
者高祖之興蕭何守關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



為根本雖敗軍亡將而調發兵食無缺乏之事必有  
根木之地可依故也若車駕駐蹕閩中則僻在海隅  
中原路斷矣而今建康錢塘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  
緩急誰為應援萬一饋餉不繼則意外之變不可不  
虞也其竊謂隆祐在虔而用自適耳既蒙見許切不可  
緩也惟希為道自重慰此頌祝

與李泰發

其一

去歲初聞被召復在言路喜慰無量君子在朝庶幾  
輔成中興之業乃復補外殊乖所望也聞宣城寇盜  
充斥皆已撫定為我用邦人安堵無他虞所補不淺

矣亦足為慰春深寒濕不常更切為民慎衛區區頌  
望

其二

近日江浙探報不一意懼相半車駕駐永嘉虜騎未  
聞退舍福唐日俟翠華臨幸而閩中空空無有前日  
王瓖一軍過只一二日所費已七萬餘若入閩中則  
是舉中原棄之江湖淮浙運饋路絕不知何以應副  
每一念之寢食俱廢柰何近虔州又大擾焚毀廬舍  
十八九蕩然一空不知隆祐可以安居彼否若來閩  
中日見狼狽痛心疾首無復生意旦暮癡坐而已所

懷千萬臨紙不能具布  
其去歲夏初還至散廬  
日幸虜騎寧息庶幾畢  
此餘生諸公但為遁逃  
之計不復為守禦之備  
以至今日若郡皆如公  
守宣城則猶或可望也  
如李鄴輩身為禁徒皆  
率先投降他復何望耶  
苦痛苦痛閩中去歲大  
水田廬漂蕩十五六民  
已艱食今復料須不一  
恐別致生事奈何奈何

其四

公秉鈞軸今日當以處為根本也任蕭寇之責非公其誰此天下之所屬望也江西惟廬陵富實湖北之荆南湖南之潭湘所有三省宜擇吏總領緩急以為應援也昔陸贄有言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日之患正坐氣散而勢析也樞密張公與趙觀察領兵入蜀韓世忠劉光世又分為一處兵分而勢弱緩急首尾不相及宜其力不支為今之計莫若召還蜀兵檄韓劉二將協力收建康為急

與秦丞相

便中辱賜鈞翰良荷愛念竊記近世名儒自安定而

下如歐公輩無不學春秋者熙寧更科不用其學遂  
廢六經惟此書出於聖人之筆餘皆述之而已微辭  
與旨爛如日星以為不可讀無是理也今得公留意  
於此斯文之幸也某兩年避地奔竄平時所藏書籍  
為凶寇棄毀略盡象見索文字無以應命第深惶愧  
某自還家昔之儕流無在者索居終日無過門者惟  
親書冊溫尋舊學聊用自適耳方欲綴集散亡以待  
後學稍有叙當繕寫託薛漕附達以取正左右伏希  
照亮

答李叔易

秋間小子還昆陵嘗上狀計已塵微屏跡闕下州  
小邑士大夫不至其境杜門索居如坐井中每思昔  
日從游之樂恍若夢覺不可追尋也近日屢聞江北  
捷報喜慰無量中興之功可指日望也鑿與親征想  
已至江上士氣當百倍前日此與澶淵之後無異也  
可賀可賀兵革之後正須經理公豈宜久居散地佇  
聞新命以副天下之望非交朋之私願也長至只數  
日間君子道長之時切冀以時保番慰此頌祝

與李丞相其一

兩月前得胡康侯書備聞湖湘事自馬友等四寇繼

至截留稅數不以土供又重加剝削民膏隨官吏  
殘賊布滿州縣皆欲變為盜及公到部按治大奸賍  
數輩稍選令佐嚴禁科歛奉行朝廷法令遵守不違  
百姓始知上有天臺之尊下有州郡之體也初撫三  
路檄鼎帥進兵討楊公潭兵先入已破數寨呂憲書  
云有破竹之勢矣後聞有旨鼎不受節制賊復熾湖  
湘之民深以為恨鈞旆既東還去思日甚功名之會  
自古所難在公為不足道重為朝廷惜也相望數舍  
無由面對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昔公在朝威望隱然如長城民恃以無恐比年以來  
世路日艱棘毒流四方淮浙為甚延及吾閩盜賊蜂  
起無得寧息者良可駭嘆鈞旆南還士論以為天意  
必有在宇內共慶非特小邑之私喜也行遂參觀他  
湏面承乃究

與許高老

自鈞旆西行絕不聞耗近親情自廬陵還始知寄寓  
分寧殊慰仰德之勤不審比日起居如何伏惟神明  
協相福履增勝世路日益艱棘去歲建康退劔車駕  
移蹕四明復不守遂由海道至永嘉永嘉隘陋非萬

乘可居會稽以李鄴迎降得免焚毀今始駐蹕於此  
又聞欲上雲上未見報不知如何浙西夷傷無子遺  
而錢塘蘇秀為甚惟雲上獨全會稽饋運路梗勢必  
不能久居也閩中自昔兵火不到去年苗劉焚劫浦  
城邵武近又建陽松溪諸蠻殺傷縣官盜賊蜂起王  
變下潰兵入建劍虜掠殆盡屋宇無有存者被害尤  
甚於他處殘寇以從溫陵路去未知所向泉南今歲  
大歉恐不能支弊居將樂在山谷中五季避地之所  
賊逼鄰境不免亦遷避仰祿為生而州縣匱乏俸廩  
不可得貧窘遭此殊難堪也世事如此奈何某避賊  
面方數日傷暑濕偶作寒癘未痊今日當發適有人  
行凌晨扶病作此不能盡所欲言者殊愧草率

答傅子駿

姑蘇之別倏忽餘六年使中遠辱賜逮伏審邇辰台  
候動止萬福尤為用慰某自還家盜發建安群凶響  
應釋耒荷戈而起者不可以數計避地流徙無一日  
得安其居雖仰道之勤日欵修問以故久而未能素  
荷愛厚必故見諒也鄉邑焚劫蕩盡所幸先廬獨存  
得庇風雨中外親族俱無被害者然公私所積皆為  
賊有斗米千錢細民艱食殍死者相枕籍良可憫念

賤累數十口日食貴糴困憊殆不可支去春松溪旣  
寧餘黨未殄猶有竊發者賴中將駐兵福唐即時討  
滅今方寧息鄉民稍稍復業衰朽杜門索居一時儕  
流凋喪無一存者後生老少異趣絕無過後惟時親  
書冊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方時艱難正賴諸賢  
協濟如公豈宜置之散地佇聞峻除慰此頌望

與傅國華

某切自念衰晚不足為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  
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門雖台旆持節往還亦不敢  
通名于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諭薦在愚賤何以

堪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  
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  
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沒為小人之歸誤辱  
眷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不中繩墨故  
不敢冒進為門下必蒙見亮也未由一造台屏姑勒  
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惓惓之至

與執政

輒有少意冒聞閩中地瘠人貧天下所共知比年建  
劍臨汀邵武四郡為群凶焚劫蕩盡無子遺而將樂  
為尤甚朝廷遣兵誅討軍期所須不一又每歲常賦

之外市銀數亦不少皆出民力加之饑饉自春初至今斗米逾千錢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聞而今見之也故細民荷戈持戟群起而為盜動以萬計皆平時負耒力耕之農所至屯聚未有寧息之期非有他也特為艱食所迫姑免死而已然闔境之內死於兵者十已三四所存者皆夷傷飢羸之餘雖剥膚椎髓無以供上之求也縣令不忍窮民無所赴調已具狀申省乞蠲免常賦之外如需須市銀之類一二年以安集之使復業為平民此良吏善意邑人矯首西望以需膏澤有日矣猶未聞報又群聚踵敝廬以告謂某嘗游諸公之門有一日之舊然幾卻言可以上達某以衰朽謝事里居杜門待盡而避地流徙半年餘無一日得安其居不當復干與時事拒之至于再至于三去而復來不可却復切自念朝廷方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天下大計無遺矣恐僻陋之邦去朝廷遠民之隱微或未盡知亦仁人之所聞也故輒奉尺牘上瀆鈞聽若蒙矜恤如其所請使一方之民更生則為賜不淺矣干犯威嚴豈勝愧懼恭惟仁明不加譴怒萬萬幸甚

與梁兼濟

權酒利害獻言者蓋未嘗究知本末權法自祖宗以來行之久矣至嘉祐末年流弊之久民間苦官務酒惡不可飲比戶私醞故官中每歲酒課不敷而民間犯法者亦衆此公私通患也吾鄉陳氏名廣者鄉人目為陳萬戶經由朝廷獻利害乞會計每歲官中所得酒課若干數目均在人戶作酒利錢送納吾郡合五邑人戶裒金資以徃朝廷下有司相度從之迄今六十餘年上下安便官中無一毫之費而坐收厚利民間亦免冒禁抵刑之患此公私兩利也今若再權當張官置吏役使兵夫祿廩所費不貲又須折科米麥調度紛起

仍於人戶免納酒利錢乃可如此官中何利之有若不與免納酒利則是權之又權非今日所宜為也兵戈未息所須不一如官告度牒敷在民間不少人已不堪若更意外生事則百姓未有向安之期也承示諭欲必爭其不可甚善然罷權法已是六十餘年前事恐公未盡知所罷因依故輒及之

與廖用中

近聞朝廷詢究茶鹽二法其在諫省其大槩論之詳矣問之幾叟必能道之然今日閩中二法與他路不同見行鹽法不可更革也本路歲額上供銀二十餘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萬兩上供錢物與官兵俸給皆資於鹽息抄法若行則利歸權貨漕司拱手無可為者歲計不贖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兩年盜賊四起軍須百出取於民已多上四州軍殘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錢產科借三文福州為不經殘破每一錢產科借百文民力凋敝與殘破處無以異近見郡官到邑中云自二宣撫到郡中應副到三十一萬緡其何以堪上四州軍之民疆壯者率以兵死弱者往往以餓死存者十無二三鄉下無牛無人田皆荒廢至今斗米猶不下八九百錢若更有科敷雖剥膚椎髓無以供也自政和以來官吏以應奉為名取民無有限極至於鹽法猶不敢更革豈今日可行取茶引抑配人戶以為常賦然今日又非前日之比本路產茶無如建安仍多精品商販自江淮以北道路不通商販不行歲額取足於吾閩而已人何以堪忝司官吏勢不可坐視虧欠不免督迫郡縣敷足歲額莫若復用搭息罷此一司良便若見丞相當力為言之則一第受賜不淺矣閑居杜門娶不恤縹緲及此惟照亮幸甚

與吳大卿

聞隆祐六宮先往江表自江而南皆江表也詔書所

謂江表者必是江州百司官府不與軍旅之事者皆  
從之則建康不復治他事悉力戰守耳諸公能如是  
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天下之幸昔漢高祖之興  
以蕭何守關中光武以寇恂守河內以為根本故楚  
漢相守滎陽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今  
上供物散在數處不知甚處為根本廟堂必有成筭  
非衰老所能知也

與吳守其一

杜門索居渴仰風德日益增劇鄉邦雖僻左而溪山  
之勝亦吾閩佳處當無事時亦足樂也但世故如此  
縱有樂事寧能解體國者之憂乎苗劉猶未獲聞諸  
將環集人神共誅想不能復為孽也又聞池饒尚有  
殘寇未免調兵防拓不知只為苗劉否前日得福州  
相識書云召募海船甚急福州二百隻所費已不貲  
不知吾郡能免否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為  
誰一非其人則有害無補今日之事所憂非一奈何  
奈何

其二

累日劇暑共審撫字之餘台候動止萬福苗劉陷溢  
亭則建城逼矣奈何敵鄉民兵前此效用獲級者不

賞死事者不加恤防拓建安者幾千人又無故遣之  
今未及一月又召之此曹寧嘗復為用耶鄉中去歲  
洪水橫流瀕溪廬舍漂蕩殆盡深山窮谷膏腴之地  
悉變為沙礫農人坐視無力修治秋成何望焉則今  
歲事又可知矣即全斗米已百七十錢某自省事以  
來民饑未有如此者歲凶正宜存撫而散利薄征弛  
力尤荒政之不可緩也此鄉頑民素喜為亂邑人日  
夕震懼恐其迫窮生變今調兵又欲隨稅錢科敷是  
速其為亂也科敷一事得免之乃幸萬一緣此生事  
則科敷未必有得而其患有不可測者不可不慮也

如聞趙觀察領兵萬餘人自福唐來其兵勢似可恃  
若此而不能禦雖有七百人未必有濟聞縣中欲以  
百人為一番逐次起發亦似無害庶幾人少易為制  
馭不至自擾也某居閒不應妄論素恃愛厚故輒及  
之惟冀明照亮

### 與李提刑

近聞使司有旨揮會合諸處巡尉追捕張全餘黨足  
見仁人君子以斯民為念臨事不苟欽歎無已然公  
方下車恐僻遠郡縣細務未及詳知如明溪賴文幹  
與張全等皆一時鄉兵同黨在捕張全兄弟乃是徒

中自相屠滅有罪無罪俱未可知事在清流根治必見其實所謂張全餘黨只有張奴一人聞已竄去若天兵一往恐群小驚疑別致生事然賴文幹等首領數人昨李琮作過勢已猖獗不煩官事即時撲滅其功多矣理當優於酬賞未蒙保明申奏不無缺望若得早與保明與一名目則凶醜自息庶無他虞矣更希裁酌某聞名不當僭易及此然明溪與敝鄉接壤一有警則朝發而暮至累年避盜流徙無一日得安其居今方少安萬一或致生事則敝鄉先被其害故輒以浼聞惟仁明照其

與陳公晦其一

自公之東無由通問惟是傾念未嘗忘也春寒伏惟孝履支福正遠披晤伏冀節哀慎衛某辱尊公眷知最厚羨雖朋友情實兄弟自其棄世每一念之肝腑摧裂共惟至性萬里生還不及一見終天之恨何以堪處道路阻脩無由馳慰臨紙悲哽區區不能悉布

其二

去歲數月之間定夫民表相繼淪亡朋友殆盡無復存者衰老殊不能堪也念公乍還家事能不費力否通川僻郡士人稀少賴存諸任可以往還也寒陰未

解惟加愛是望

...

其一

...

...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二

里人謝光叔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三

啓

謝太守

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蒞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褒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郡縣王室之屏藩而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責則同一非其人衆受其弊碩茲百里之重寄實惟萬室之具瞻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會其職匪輕嚴之以法則衆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事弛而不集苟非豈弟之君子曷庇困窮之小民古

謂其難今尤慎擇矧夫極治之盛際固多間出之英  
材刃發新硯莫匪庖丁之手人胥易使率皆言偃之  
風宜得異能稱此公舉如某者駑駘下乘樗櫟散材  
自惟猗轡之難驅敢希匠石之或碩徒守過庭之訓  
恥為趨世之謀一瓢屢空方慕顏淵之好學三釜而  
樂又懷曾子之及親雖未信辭仕固賢者之宜而公  
養為貧亦聖人不免猥從科舉誤玷縉紳庶乎餼廩  
之微足為晨夕之奉伶仃一病流落八年氣形益衰  
神志俱耗身同野鹿甘自屏於樵漁衣若懸鶉復何  
心於軒冕方將投蛙足於缺甃寄鷦巢乎一枝俯仰

終  
身優游卒歲徜徉塵垢之外游泳詩書之淵與世  
相忘脫桁楊之接摺放形自適近魚鳥之沉浮奈何  
糟糠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豐病乏冬暖  
寒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尤當隱惻遂參選調  
補吏掾曹來游會府之英躋輒去衡門之陋處惟思  
竊食何諾進身欲為輟謝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  
之躍自取不祥故雖幸餘光之可依莫敢飾鄙辭而  
上黷豈圖異寵遽及非材此蓋伏遇某官擴大度以  
兼容推至仁而博施智雖周物能不病人未嘗片善  
之或遺致此甚愚而不棄受恩有地圖報無階敢不

允蹈聖言雅不忘於舊學益勤職守庶無負於已知

### 謝楚大夫

右某啓伏蒙知府大人先生保舉某堪充職官任使者仕祿資親素非求進分曹蒞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堪豈意薦論之偶及被恩優渥撫已兢慙竊聞以身徇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人者上臣之明義懷瑾握瑜欲有待也雖鼓刀自溷猶不為辱尊德樂義歆有求也雖忘勢自竭乃其當然永惟上下之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淪喪風猷浸墮居下者以難仕為迂謀在上者以旁招為末事公論一廢公

謂肆行待價而沽顧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照乘而難前苟非先容孰匪棄物如某者賦材踈拙稟性頑愚徒聞師友之緒言妄窺聖賢之遺學塵頭鼠目之賤何意求官牛溲馬勃之汗寧堪待用已絕凌霄之望方圖祭竈之安欲為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豈謂未遑竿牘之修遽玷齒牙之論終懷直道竊希東國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之餓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才為樂而務在蕪容以推轂士類為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無忘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三  
文三言  
舊學益勸前修駕乘何能幸嘗驟於驥尾天池可到  
終有待於鵬風遇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張朝散

顯膺宸命榮領郡符方懷慶問之未遑豈意緘封之  
先辱恭惟某官賦材忠實業器純深更貳正於名藩  
諳休聲於輿論果茲遶東付以承宣雲翼怒飛匪冷  
風之能負霜蹄一躍騁千里以誠宜敢希得士之名  
姑宜蔽賢之實過蒙歸德益用愧懷

謝馬通直

顯奉綸言榮升朝籍恭惟某官懿文外炳碩德中純

文章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珪璋之質初無事於先容  
未遑竿牘之脩處辱緘題之及褒榮過分悚愧無涯

賀林舍人

光膺宸綽出總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今古  
擢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紱故鄉聳一時之榮觀  
值此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清資寧復漂纓  
於外寄寵章顯服貯瞻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  
共濟中興之業親仁有素覲德未期

代人謝呂漕

竊食聖時空坐縻於餼廩課功歲杪曾莫效於涓埃



側身方俟廢歸絕意敢希論薦寵榮非分喜愧采并  
竊念其職昧趨時仕惟為祿遇事直前而動多召怨  
操行彌篤而人猶見疑仰首一鳴三盡黔驢之技窮  
年無補終為智叟之非永惟玉瑩之無疵或恐丹青  
之能變每私循省徒積憂虞豈圖君子之并容輒取  
衆人之共棄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群  
言竝聽而罔惑於讒邪小善必錄而不遺於踈遠致  
茲庸陋亦與甄收敢不勉蹈前修益堅素守鷓鴣何  
慕深林不過於一枝駑馬雖疲十駕尚期於千里庶  
從驅策以報私恩

代人謝解

卞壁前陳願何求於燕石秦醫並畜俄有取於猪苓  
者分知榮撫躬璿愧竊以難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  
聖人之時環轍載贄將有行也雖急仕猶不以為汙  
操繁鼓刀將有待也雖自憫或不以為辱木惟出處  
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乎中行孰可已甚况值  
離明之兩作仍丁泰吉之大來設科目以振拔滯淹  
舉經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為急務士知不繫為  
可羞故韜光晦迹者棄若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  
卽廟之志顧茲千載之興運是為希世之罕逢凡有

見聞孰不奮勳如某者學惟為已才不逮人徒襲父  
兄之餘風不墜箕裘之素業並驅夷路自慙破鼈之  
難前篤信所行終類愚公而見笑一竊鄉薦旋黜春  
闈分甘自屏於樵漁意復何祈於軒冕再攘之臂忘  
搏虎之可虞屢北之兵徒聞風而猶駭孰謂已歸之  
氣俄伸久屈之中退省厥由所未有自此蓋伏遇某  
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才為樂而務在薰  
容以推轂士類為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騷  
叔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益勤素學愈礪前鋒駕  
乘何能幸嘗驂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鷗風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虔守謝李運使

被命吳東幸叨聯屬領麾江左獲庇恩私顧惟無堪  
曷稱公舉伏念某蚤膺聖眷屢握使符才不適時愧  
無實用學雖篤志徒守空文誤蒙彊敏之稱復玷該  
通之譽榮踰所望愧溢于心此蓋伏遇某官大德并  
容至仁博施不忘敬故益敦末俗之偷于以包荒或  
副中行之尚致茲庸陋特與甄收敢不誓竭孤忠永  
堅素守

代賀蘇左丞

伏審光奉制書進持網轄伏惟慶慰恭惟某官道隆淵懿茂經綸誠明自格於元龜器識允符於三鑑從容常伯之任登延內相之榮序秩群木董正六官之治宣明密命追還三代之文來膺側席之求大慰斯民之望皇猷帝業允賴於遠圖繡紱龍章行膺於異數碩惟庸陋久荷知憐空懷慶忭之私阻覘光塵之末瞻仰之至敷述奚周

代謝筠守

伏審光膺綸命分守侯邦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稟器宏深迪心明哲屈承宣於屏寄行綫履於要途未遑竿牘之修以結鄰封之好遽承緘貺益佩謙冲

代與檢法

茂膺綸命出佐刑臺伏惟歡慶恭惟某官秉彖端方迪心明允誠能格物初無可擇之言恕以及人終見治平之效俄聞風而增悚慶覲德之有期瞻詠之懷敷宣曷究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三

十七代孫載達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四



出平之效外開... 此心即此... 外與... 卒...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四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四

一記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勞  
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  
址焉雜草輦石闢地為黌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  
之廬省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  
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為我名之蓋其義以告居數  
日予相與一臨之其地高明兀爽不臨康莊之衢負  
城西南諸峰首尾盤厲聯亘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四

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壘  
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  
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  
一時懷德秉義之主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  
士之欲為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  
觀游談戲諭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  
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異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  
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為章句之儒鈞聲利而已  
一日銜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剝剝無  
所用之徃徃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廛夫販父  
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  
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此此而未能思得  
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不憤于慾者相進於道庶  
幾少敏頽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為事是  
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  
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銜鬻  
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  
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  
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  
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豈不

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身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踵息庵記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來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漚浮其死也冰釋如晝夜之常無足悅戚者世之羨生者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欲以引年甚者鑿丹化金餌之

以祈不死厭常為奇卒以喪者十常六七而不悟余頃自京師得元道之書閱之喜其言無益生之祥切謂行之其幾於道也及來毗陵聞道士嚴奉先得衛生之經夜卧無出入息六無乎元道兀然自止者矣造其室而問焉聽其言殆將有意乎莊生所謂息以踵者也郡人張君諭捐金結茆於其宮東廡之隅以居之百須之物無一不具幽閒深靚不聞足音蓋欲使之離世絕俗直趨乎至道之域也周君伯忱與余游致奉先之意請名於余故以踵息名之所以勵其志奉祈於有成也張君為之營地勤劇若此豈亦有

意於斯乎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除二十年轉徙道途無無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勅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患如

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為大處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先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

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為祠，常以奉公祀。堂成，屬余為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遵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為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宦書乃為之書。

南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抗西山之巔，亦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為賊所焚。知州事劉戾子翼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夫今太守周侯綰之來也，市材鳩工，以終其事。教授石君公徹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即其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予為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武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為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為急，而不知



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為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宋興，糶類夷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折字，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戾已，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繫以四凶之罪，目之天下靡然無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于崇宣，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橫流稽天，而瑩中以身扞之，幾滅頂而不悔。剛大之氣充塞宇宙，先知之明為時著龜，非命世之才，不能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真之學校使後生晚進，日覩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侯之遺德，無窮已。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于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為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為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

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為道  
之存非以是為榮觀也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立  
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為一時儒宗適主  
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才為務乃與其令謀即縣之東  
南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  
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廡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  
炎初為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  
令吳集來親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台聖師無瞻依  
所喟然嘆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  
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

生劉壽吳元寶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季  
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甍增於前用人之力與  
夫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為厲既  
而邑之士蕭顛以吳俊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為記  
予為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  
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下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  
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  
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  
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六若是孟  
子亦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為師猶

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為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為之的則莫知為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為的耳然仁之為仁聖之為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為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為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藪英材異稟出而擢高科登臚任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溉其文茹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為學之成也故弁以告之

楊道真君洞記

縣城之地隅封山之麓有洞焉聞之長老言以為楊道真君之所居也楊道真君於傳記無傳而其洞於圖經弗載是非真偽莫得而考也元祐五年歲大旱鄉人請真君禱雨輒應予竊異之欲往游焉而未暇越二年壬申夏四月因與二三昆弟躡屨擔簦偕然而往行近五里餘而頽崖斷壑荒翳險絕初若不可投步捫蘿引蔓僅能至其上而呀然一室如神利鬼

刻其中窈然莫能窺其遠近也洞之北戶有泉汪洋  
汗漫意其能宅靈氣而與雲雨者有在茲乎予彷彿  
久之喟然嘆曰今夫通邑大都當舟輿之會達官顯  
人纓紱相屬於其間一有異境則登覽賦咏朝出手  
筆舌之端而暮傳四方矣過情之文雕繪百態詭異  
而浮實者十常六七故聞風者每以未至為恨也至  
於窮山絕俗僻陋之邦縉紳游士之所不至雖有瓌  
竒絕特之觀往往為幽潛之士歛世而弗耀者擅而  
有之是人也雖欲窺尋其聲光且不可得尚能顯其  
所寓於戲物之顯晦其不在人乎雖然顯晦者誠  
在人也而天地之美隱秀含媚於荒丘榛莽之間常  
自如也夫豈有加損哉然則斯洞之無聞未足以槩  
吾心也姑書其歲月以為記

樂全亭記

君子以德為輿以忠信為輓軌以志為御以古聖賢  
為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為駟乘乃相與馳騁乎仁義  
之途翱翔乎詩書之府涉獵乎百家之園圃而後稅  
駕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  
也乘飛軫之車御遺風之馭鄭女曼姬扶輿挾鞞發  
軻乎康衢柅輪于椒丘御觴列鼎絲管間作凡可以

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子不為也是二樂也不相為謀各適其適焉而醇醜異味矣余嘗讀退之巧者傳見其所稱竊謂盛衰倚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宦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侯戚里割脂田沐邑為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充牣其中盡瓌偉絕特之觀興廢相尋不一二世率如巧者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酣豢富貴之佚欲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燕安為酖毒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燕游之好又闢其後為堂聚先世所藏之書以遺其子孫使其登是堂也櫛六藝之英茹道德之實知慕夫君子之樂而出游是亭也能不為玩物喪志則內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全名其亭於戲勉之哉是將長有此樂也余君予之妻黨也屢踵吾門求文以為記予嘉其志知不獨驚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虎頭巖記

縣城之東南有虎頭巖者昔顯德間邑人設像於其中冶金鑲木為鍾鼓以警朝昏旁有隙地可以種藝稼穡僧之居此者足以衣食焉自熙寧以來旁之地

為漁利者所奪而僧之居是巖者無以濟朝夕遂棄  
而之他其後亦莫有守者故巖之左右前後新木者  
不禁剪伐陵踐竹木無有遺蘗於是巖之醜形如張  
口待哺聳據于東南之隅邑人而求暇葺熙寧丁巳  
封內有警市人惶駭之無一日安其居縣令吳侯來  
始為之還定安集之而民復得其所及賊平閭巷父  
老用昔者之言以謂是禍也斯巖寔召之遂聞于公  
請縣之僧可淳者使葺是堂於巖腹刻木為像以鎮  
之所謂灼慶禪祖是也復作亭于巖腋以待往來之  
遊觀者落成而僧可淳者求予文以誌之乃為之言

曰物之廢興無巨細皆有數焉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窮山川聚土石頑然無關於利害而謂能致禍福於  
百里之民豈其然耶蓋人之所欲完以葺于是者數  
寔然也不然則如之何而人樂為之也且盜賊之興  
其漸故非一日矣肆凶怙力民慢令侮禁相視以  
成俗其御之也在得其術而已使後之長是邑者皆  
如吳侯則彼之肆凶怙力者方將遁形隱跡之不暇  
尚安能病民哉使後之人無術以御之則盜賊之興  
有在矣斯巖者何與焉以步仞之虛而層軒疊徑雲  
烟杳靄之間幽崖塞蹊乃若繪畫遠至于井邑之繁

谿山之秀環目而盡得之則又足為游觀之美矣故予因書其廢興之由以示往來者使觀之無惑焉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于位越明年其子以柩歸葬于建安又明年襄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為記予為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雖小夫賤隸筮童牧叟下逮窮髮荒陬無知之民皆知其為美稱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歛蹙而顏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誦六藝之文講先生仁義之說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矣乎古之仁

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滌濫之音竒邪慢戲之物日襲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蒞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為孝乎惟公以布衣起閩陬數千里之外隱然為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彝而鏤金石為邦家之光况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

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  
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  
余承命不辭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歸鴻閣記

縣宇西北墉之隅有廢址焉久第不治畜豕之所游  
鼯狸鼠之所家荒堙蕪沒蔚為穢墟予一日曳杖  
躡屨徜徉乎其下周覽左右洒然異之披蒹葭蔓而  
嘉木茂卉連山窮谷挺芳含媚隱然四出乃取縣廡  
之棄材為閣於其上既成肅賓而落之相與揚眉拭  
目而望微雲洞開一月千里於是以歸鴻名之蓋取

昔人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客有曰異乎孔子之名  
閣也始子以飛鷄名其亭殆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  
今又以歸鴻名其閣爾之中無乃殼棘而受變於物  
歟予整然不荅隱几而臥俄而曰噫嘻居吾語汝今  
人履步仞之丘居環堵之室雖有離朱之明視不過  
尋常踰閭之外則不能矚及夫登泰山之崖游崑崙  
之墟下臨虞淵觀日之出入則六合為小矣夫閣非  
有加損也而所寓不同見亦隨異焉其所以見者雖  
晉滕不亡也物亦惡能變哉且鴻之冥冥乘飛雲御  
冷風上闕青天子其以是為高乎鷄之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子其以是為卑乎是未知各適其適也  
物各適其適則天地之濱猶蓬蒿也惡覩其異哉蓋  
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  
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怛矣又况  
其凡乎惟世之人舞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  
之蘊故物我異觀而肝膽之間楚越矣又惡足與語  
天理哉子方疑我之齟齬而受變予亦陋子之自桎  
於見聞也客於是規規然自失忘其所以異唯唯而  
退予頽謂二三子誌之鏡諸石

乾明寺修造記

建中靖國元年歲在辛巳余以漕檄二令于東陽有  
大比丘惠康以書抵余曰乾明之為禪寺更四代而  
康始繼之棲佛之廬未完者十二而濡風剝二閣蔽  
其前尤如懸疣之在膚而翳之在目也歆完而遷之  
久矣計其壞材堅甍之用費累鉅萬殆非毫聚銖積  
所能為也郡人吳某乃捐金千緡助成吾志竊用力  
之勤而施財之厚皆不可以無述也公盍為我記之  
是年冬余在東陽罷歸過其門而環廡翼然丹楹曲  
檻雕欒鏤碣渥彩焜如耀入化人之宮峙二閣于東西  
序虛明溪靚豁如疣抉而翳去也乃喟然嘆曰吾州

當水陸之衝舟輿之會四方游士道閩中而過者蓋  
艫相銜而輻輳矣而又山水之勝清明偉麗為東  
南之最宜有臺池園囿魁殊詭異以供賓客燕嬉之  
好然而地瘠而貧故其民勤約而敦本嗇用而寡求  
凡居室服器趨完而已皆不足為美觀也比年以來  
歲屢不登編戶齊民方且以艱食為虞而康師乃能  
於薦饑之時導動約之俗厚施以成其事其中必有  
足以感於人者是可嘆也已乃為之書

白雲菴記

廖君無隅一日過余而告曰先君得吉卜於孔山之

陽即其北域之隅結屋數楹雜蒔松桂間以奇花異  
卉以為歲時展省少休之地未幾而先君歿既襄事  
乃因其舊而廣之作慕堂以奉其像寘佛其旁命僧  
正持居之又以春暉名其軒清風名其亭以示報親  
詒謀之義而總名之曰白雲菴蓋取狄梁公望雲思  
親之意也願得一言識之可乎予告之曰君方筮仕  
之初而預有去親之憂用狄梁公之言名其庵其志  
遠矣然狄公當嬖臣孽后窮凶之時羅織之獄起而  
毒流天下亡身赤族者背項相望矣乃欲以一葺之  
微障江河之流魯縞之薄當燕弧朔幹之勁豈易勝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我公獨見義必為挺然不可回撓其忠義貫白日矣  
故雖一言之善亦足以垂無窮蓋其始終大節有以  
聳動觀聽故也使公之堅白不足而淄磷於世變則  
雖頃步不忘其親累千百言亦惡足以示後世哉君  
能追用其言而思其人慕其大節以自立則異時有  
望雲而思親將必猶今之視昔也君其勉之

含雲寺真祠遺像記

師諱慶真姓蕭氏順興大幹人年十四棄家為浮屠  
十九受其戒游江西得法於泐潭月禪師已而遍參  
諸方而後歸老焉建中靖國元年秋七月晦晨興以

偈示衆更衣坐逝越真日用茶毗法得五色舍利以  
其骨葬於其寺之東南隅北菴之原以所得舍利為  
塑像奉事之政和乙未予適自毗陵歸故立其後惟  
覺詰予求文為記予與真師游非一日矣是時予尚  
幼方肄業為科舉之文挾策讀書窮日夜之力為進  
取計蓋未知有亾羊之憂也師每曳錫過堂下釋椎  
鑿而議之數矣予亦莫之省也然見其神宇泰定不  
以世累櫻其心雖未能盡知其所有亦竊意其非凡  
僧也比予年加漸長知為學之方聽其言考其所知  
益信其賢而予已出仕矣始恨不得相從復如昔日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也今其已矣過其廬并其堂蕭然無復有斯人也愴然興歎者久之乃為之書

資聖院記

將溪處閩之上游地險而隘以崇山大陵為郭郭驚湍激流為溝池魚稻果蔬與凡資身之具無所仰而足故五季之亂人樂居焉負城之北有寺曰橋菴者偽唐保大初僧師詰避地結茅之所也乾祐三年始以資聖名之迄今百六十有六年矣皇祐庚辰僧無我東徙不百步而東衢以便往來未克完而無我卒更五十餘年無繼之者上瀟旁穿風雨弗庇崇寧四

年始命僧永璘尸之用日者之言復其故址既成不遠千里以書求文為記政和乙未予還自毗陵居數日過其門而寢廡殿宇皆完潔無一不可喜者又作彌陀觀音勢至像而嚴飾之望之晬然金碧焜耀乃喟然歎曰天下之事廢興豈不以人哉此有國有家者之所同也予去松楸十有四年始一歸而昔之彙者今拱矣牛羊芥斤相尋於其上而折泄者不可勝計閭巷亦蕭然非昔日也為之愴然不能自釋者累日獨是寺煥然一新豈非居得其人哉私自念丘墓之寄舍此人其誰宜故於其堂之西偏治一室為真

先人之遺像以為歲時展省之地而隣師不予禦也  
異時松楸折泄之患庶幾其免乎甚矣夫吾衰久矣  
周流四方欲營菟裘而無易於吾之故丘者豈特昔  
人樂居之哉行當庇身先人之廬而歸老焉幅巾杖  
屨徜徉龜山之陰與田夫野老相從於此枕石漱流  
竊自比於舞雩之下將有日矣

養浩堂記

建城之東有寺曰開元負山之阿下臨清流之淵林  
壑茂密望之隱然若鼇戴而出也吾友翁行簡昔嘗  
燕休其中而以養浩名其所居之堂屬予為記予嘗

論養氣之道以謂體心氣神人之所同也四者合於  
無則天地與我其一乎夫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理固然矣古之人負耒  
耜刀而不為汚任天下之重而不為秦臨之以斧鉞  
而不吾喘豈其心獨有異於人乎哉所養素定故耳  
行簡自少知名於時而流落場屋晚而後中第人固  
意其頽墮而不自振也而其行益修氣益完文日益  
工莅官臨政無細大迎刃立解此其所養豈易量哉  
吾知其才必為世用也今見其飛矣異時推其所養  
而羽儀於朝又有可觀者焉故予承命不辭而喜為

之道也

### 婺州新城記

宣和三年盜發幫原蹂躪數州之地皆狼顧失守而婺女罹害尤甚天子惻然念之遴簡儒臣鎮撫茲土河南范公實被其選公至之日殘孽未殄四境之內鉦鼓之聲相聞環寇之師殆且數萬而轉輸餽餉取具焉夷傷之餘窟伏山谷還定安集無一不得其所越歲抄寇平百廢具興頑凶革心屏息聽命無敢復出為惡者政成治定乃頌謂僚屬曰國家承五季之亂海內分裂擅彊兵負固而不服者地相屬也獨錢氏

據有全吳首效臣順為國屏翰垂二百年無東顧之憂故城郭不修士卒不練一夫跳梁而六州為之暴骨蓋承平之久吏惰而不知戒故也則城郭之不完其可忽諸於是因其舊而新之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濬隍而為池陶甃以為堞募七邑之夫倍其庸直因以濟其艱食其費無慮數百萬而一毫不取於民又載食與醪時往勞之故人樂於趨事而忘其勤焉以工計之六萬一千七百有奇經始於九月中成告成於十有二月丁酉望之屹然山立不可陵犯民吏歡忻鼓舞相與詣余而告白昔之堦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垣廢址踐為通衢故關無譏宵行者無禁草竊姦宄  
得以自肆而人受其弊今吾民奠枕而居無異時之  
患寧可不知其所自耶願紀成績以昭示于後余嘗  
讀易至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後知先王為城郭溝池之固  
蓋本諸天地義理之不可無者故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卒命南仲往城朔方以六月之  
詩考之文武所以治內外者其本末先後廢一不可  
也故出車廢則功力缺矣今嫠女之政緇條紀律織  
悉備具而又完其郭郭為邦人無窮之賴芳猷偉績  
道配南仲是宜有紀也使後之人知本末先後之序  
無廢前修豈曰小補之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四

里人黃教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四

里人黃燮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五

序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揅敵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麗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恠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



域者何多邪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  
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  
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  
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繁如  
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繼武而出  
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  
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  
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  
為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于唐文籍之  
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明天

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  
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  
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間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  
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孔  
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武  
陽吳子正余之畏友也博聞強識於諸子百氏之書  
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而守之  
庶乎其至矣區區於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為辭  
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為別以相規切蓋  
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輒書以為贈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絕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耶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奧者豈當時之上卒無志於聖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

在弟子之例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溪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自於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邪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

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諭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墻足未踰闕而輒妄意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嗚呼今之士未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析字齟齬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問工言辭欲誇多闕靡而已是為用學為哉彭城陳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為發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然為言抑其未以為然耶幸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復古編後序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寶飛之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秦人以吏為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况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為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奇字繆蟲之書並行於時雖去古浸遠而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

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科，有司舉劾之令，以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事作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吳興張友謙中用意，茲學著復古編三十年餘矣，而書始成形，声近似而用也不同。蓋眇忽之間耳。其辨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於古者，必有取於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毗陵，謙中以其書示余，求文以為序。余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於字書也，故為之說，以附于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並驅爭先云。

書義序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于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為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率此道也。予故以一言蔽之曰：

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特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為貪以至為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為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為○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堯○典○之○書○為○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為○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狗○名○失○實○流○而○為○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為○忠○小○不○可○忍○而○為○仁○也

失是也又烏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國家開設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為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予之昏懦不肖豈敢自謂足以充其任哉姑論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奧蓋有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論語義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

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于有餘年百  
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  
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群弟子所以學於  
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  
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為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  
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蘧廬以託宿  
焉，况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為  
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非所不  
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於是得為學之方  
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  
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  
其可得乎？余於是書已於牝牡，有不知者益多矣。學  
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孟子義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  
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  
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  
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  
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  
威弱，挾眾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

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

中庸義序

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歿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

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則其去本浸遠矣  
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  
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  
而已世儒知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  
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  
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歿繼又從伊  
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寓涪陵其立言垂訓為  
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  
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  
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悉為此書以其所聞  
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  
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墻庶乎可窺  
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  
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  
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  
於京師示予而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  
乃始校定去其重複逾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為世  
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



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悞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其意忘言可也

孫先生春秋傳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沒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况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

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為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餘盡發聖人之蘊著為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為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託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五  
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况其成  
書邪晚學後進妄以蕪辭汚鏝之非惟不足以重  
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為  
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為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  
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謂焉可也

鄒公侍郎奏議序

道卿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為人也和  
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晬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  
為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  
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

垣後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如不及  
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  
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為保位之謀迎意  
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為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  
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濟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  
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偽為之加以詆誣不  
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子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  
有罪者其為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為公辯明

者公既歿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  
論行焉真偽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

之奏議一編屬余為叙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  
知公為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  
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為善終不可  
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施擔  
即馳往省之見其蕭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  
國事為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為已任至垂絕而  
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凋喪久  
矣不復有斯人也

楊仲遠字序

楊君敦仁以其名求字於予曰願聞一言以進其不

及自惟不肖何足以副其求然義不敢默乃告之曰  
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况餘人乎然試  
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也寬裕溫柔者  
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  
用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  
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  
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敦仁自  
名可謂知任重矣予願以仲遠配子之名蓋將期子  
於遠也夫任重而不期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於  
仁乎何有然古之為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其

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仁  
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有名而不孚其實者  
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為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人  
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毋忽云

### 鄧文伯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洵武間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  
未有知其為倒土也夢有神人告我曰子之名平其  
字倒土使子之困窮也殆以是夫予覺而異之徐而  
思之意者殆天將啓予乎吾困窮之病將由此有瘳  
乎不然何裨之告我詳而警我之至也越明乃以洵

武易之吾子姑為我字之以相神之惠斯亦故舊之  
義也子其無辭予聞而諾之為之言曰夫一體之盈  
虛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來屯於彼而  
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棊謀命靡常而古之人所以  
應天者亦求諸已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必濟之以  
文請字曰文伯弁為說以紀其事云

### 楊希旦文集序

先生諱某字希旦延平將樂人也自少以文行知名  
累舉不第抱負其器退老于家以詩書自娛其為人  
敦朴夷易不事表襮睟然有長者之風鄉黨稱其行

烏先生既沒逾十年其子循道始集其遺文數百篇屬予為序予告之曰士以一言輕重足以信今傳後惟有德者能之予何敢當然幼嘗得侍先生閒燕其善言懿行固已歛聞習見之矣俯仰十餘年間先生之交游親友凋喪略盡能知先生所為者漸不可得則予之素所聞見者猶當稱述顯揚之使後進者與聞焉况其遺文焉予雖不肖其何敢辭先生詩文清切平易不以雕琢為工覽之者亦足想見其風度云

### 謝君咏史詩序

君子積學積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侈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為君禹稷臯陶之為臣相與都兪廟堂之上共熙帝載亦惟稽古耳况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揚子曰好書而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操之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照之妍媸無逃焉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有能者也婁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踵吾門以其所著咏史詩合二編屬予為序予聞謝君積十年

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溷於閭閻阡陌之中與編戶齊民為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前世興衰治亂賢人哲士之終始與世之老師宿儒竝驅爭先豈易得哉故予喜其為人而樂為之道也其詩詞尤麗可觀與夫是非褒貶覽者當自有得也

田曹吳公文集序

吾郡審律先生集錄其先君遺文數百篇以書屬予為序田曹吾不及見其人因得誦其詩論其世稽其行事得其所以修之身刑之家施諸有政者為詳焉而後益知嘉祐治平之間澤之入人深矣當是時學

士大夫達而位乎朝則著之事業光明碩大追配前哲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足以私淑諸人如公之徒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之盛衰豈不信矣哉公之仕不克其志而用不究其才故未老而歸其平居暇日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一見於詩其偶儻應用之文亦皆有典則其辭直而文質而不俚優游自適有高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足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焉審律其一也審律名

儀去年以遺逸被召相君說之除大成府審驗音律  
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歸志蓋有公之遺風也公之  
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待於余言至其所以遺子孫  
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詳著之使夫樂道人之善者與  
聞焉公姓吳諱輔字鼎臣

水華先生文集序

水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季  
十六七時其詩已為名流所稱比壯遊東坡蘇公之  
門與之方軌竝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  
道著書雲升川增則其推與之意至矣然公以是取

重於世亦以是得罪於權要廢之終身卒以窮死公  
初在平江雖為郡貳而政實在公出老奸巨猾屏氣  
惕息催伏不敢逞而善良有所恃已而為有力者所  
困不得盡其所欲為者士論至今惜之而邦人之思  
愈久而不能忘也公雖退休益自刻厲日以詩書自  
娛無窮愁懣憾之氣遇事感發一見於詩故其文於  
詩為多公既沒其子詡集其遺文屬予為序余竊謂  
東坡文妙天下為時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  
名世况知之之深乎則公之文固世所願見不待余  
言而傳也然公之平生交游執友凋喪略盡晚學後

進無能知公者故余不辭而為之因以著其出處之  
大略云

王卿送行詩序

皇祐二年光祿卿贈太尉王公謝事南歸在庭公卿  
大夫設祖道供帳都門外車數百輛自初公而下六  
十有六人各賦詩以紀其行是行也蟬蛻囂塵之中  
而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利祿而不知止者相去遠  
矣昔二疏辭位而去都門供帳之盛則有之至若公  
卿大夫播之聲詩垂耀無窮蓋未之有也則公之歸  
榮於二疏有光矣然余竊怪慶曆皇祐間君臣一心

收攬豪英如建厦然大而為棟梁細而為榑欂居揆  
無不盡其材者究觀六十有六人登金門上玉堂進  
居宰輔者殆不可勝數公以清名重德為時望所屬  
而位止列卿高才遠識獨不究其用士論所以重惜  
之也昔公之子通奉公嘗編集諸公送行詩為上下  
二卷欲鏤板以傳未及而沒今其孫大夫始克成先  
志不遠數千里以書屬予為序夫成德之後苟非子  
孫世有人焉而能顯揚無窮之聞者未之有也余以  
晚學後進雖不登公之門與聞謦欬之餘音然得諸  
公之詩玩味之亦是想見其風度矣昔韓退之以文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名擅天下、猶以詞列三王之次為榮耀、余何人哉、乃  
獲載名諸公之間、故承命不辭、勉為之書。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六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  
首環聚而觀者、填溢衢巷、願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  
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  
擢二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  
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  
不可易為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為榮、而以為懼、然  
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闈、而海內丕變、雖懼

於前而垂名于後其為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說于後

跋富文二公帖

二公皆一時人傑昔在慶曆中虜騎叩關渝平鄭公持節兵間以片言折之而虜之君臣俯伏聽命復守盟好更百有餘年雲燕以南南無犬吠之驚二公繼登宰輔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稽顙而內無敢不享者有德進則朝廷尊豈不信矣夫方時艱難覽其遺跡想見其風采益令人追念不能忘也

跋趙清獻公愛直碑

幼安清獻公之外孫出東坡所撰愛直碑示予其寶藏之殆十襲也公之流風百世而下聞者猶將興起况其親且邇乎吾知幼安非徒玩其辭翰而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將必有得於斯文也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并書康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藁讀之皆大字與此詩類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

和其詩云客求墨妙多携卷蓋康節以書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為勝其字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橫渠先生字子厚橫渠人康節諱雍字堯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號也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東齋書

題蕭欽仁大學篇後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日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

外而不得適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無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已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與非余

所知也。蕭君欲仁志學之士也。錄示大學一篇求余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為發之。苟於是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戶可策而進矣。欲仁其勉之哉。

題張公行狀後

右張公吳時貴將。與揚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公其一也。方五季亂亡之時。群雄並爭。公以拔山蓋世之才。躬蹈矢石。陷敵攻堅。為一時稱首。宜其鷙悍強忍。而提師征行。乃未嘗妄戮一人。至止而人安之。則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其不在茲乎。同時輩流。乘功名之會。鷹揚萬生之氣。舉相將也。今其子孫散為編氓。埋沒而無聞者。可勝計哉。公獨世有顯人。又皆以器業見稱於時。則公之所積可知矣。政和之初。予來毗陵。始得與公之諸孫游。視其壯者。皆賢豪。雖童稚亦彬彬可喜。益知公流澤未艾。公之孫收之以公之行狀。示予究觀。始終慨歎者久之。故附其說于後。

跋賀仙翁親筆詩

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示人以治生之說。旨哉有味。其言也。豈徒可以遺子孫乎。至人所以養生。盡年亦在方寸之地。自耕而已。不知出此。雖巖居水飲。盡為壽

之術必有虎食其外也其人不可得而見讀其詩觀其字畫亦足想見其人矣

跋賀方回鑑湖集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為同僚友自彭城一別聲迹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託物引類辭義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若儀秦之辯良平之畫皆其胸中饜飶者意謂其功名可必也世變屢

更流落州郡不少振堂詩真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工名日益高是以傳不朽矣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亦可自釋也是年冬十有一月癸未自餘杭徒居毗陵道過吳江舟中書

跋鄒道卿所書女誡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為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邊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

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  
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况  
於女子乎故膏梁之族酣豢逸放於幽閒之中而塗  
歌巷語淫蕩不可讀者日積于耳目其不淪胥而散  
者幸而已毗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  
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間出道卿所書女誠示  
予極稱其稚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  
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  
哉道卿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  
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文以興起者其於

世教豈小補哉

題了翁責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  
前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  
名為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豚為彊何以  
及此高文大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  
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跋了翁與常深道書

道同則相望異世其合有若符節者氣稟有異雖一  
身之內肝膽楚越矣三山在弱水之外舟輿不通居

之者形影自相弔耳深道乃眷然念之非聲氣相求  
神交於萬里之外寧有是夫了翁天下士也世以其  
言為輕重而相與如此余雖未嘗知深道而信其賢  
也無疑矣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  
余以謂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為之  
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  
窺竊妄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予言求之將必有得  
矣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曾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余非博極傳記百家  
之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蓋將以畜德也觀伯智  
自叙可謂知務本矣蓋非苟知者又欲使覽之者因  
是而感化則其志遠矣君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將必有得於斯書也

跋公子血脉譜

右春秋公子血脉譜得之於南康王巖先生揚孝本  
其傳本曰荀卿撰夫荀卿嘗仕於楚矣不用故退死

蘭陵而史不記其歲月以其時考之當在周秦之間  
而是書秦譜乃下及乎項滅子嬰之際吾知其非荀  
卿氏作明矣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國之君得姓  
受氏譜牒散亡而史傳無所考據于春秋之學尤關  
然也而是書旁穿曲貫枝分派別較然如指諸掌非  
殫見洽聞者不能為也然其間不無訛謬舛錯學者  
其慎擇語

跋三墳傳

右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世傳以為古三皇書非  
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統其有意於放古之為乎孔  
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為易  
其義深矣殆不可以形數名也是書太古河圖代姓  
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  
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其  
他不合者非特一二而已未敢以臆說論之姑俟博  
古而深於道者考正焉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  
傑也其視了翁為前輩雖未嘗後游而聲氣相求非  
一日也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公初自



左史言事、謫居沙陽、與幾叟游、為布衣之交、不以賢貴自挾、而以道義為重、因其有行也、累數百言、以為別公於上下之交、可謂無諂瀆矣。

題翁士特文編

翁君士特示余詩文一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而古風辭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然予嘗考古聖賢為學之方、竊謂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草木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為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

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若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任、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薦者、終莫之與也。士特性資英邁、絕人遠甚。如欲以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以聖賢為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內外進矣。然後為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跋了翁書溫公解禪偈

李君與祖以了翁所書溫公解禪偈欲求余言以刻諸石溫公蓋一代宗臣了翁雖流離擯斥不為時用而其流風餘韻皆足以勵臣範俗其辭翰宜為士夫之所寶玩與祖乃能鑿石以永其傳是宜書也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冊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迄今三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飾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此鏤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跋鄒公送子詩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於親四世而總服窮六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浸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今之常理也舍人鄒公於其子筮仕之初以詩贐行其丁寧訓飭不以寵祿為榮而以陰隲蒼生為念則其垂裕之意豈淺哉積至于道卿總服已窮矣今其元孫出其詩示余余得而伏讀觀公所以訓迪其子

孫與道卿所以奉承之志則鄒氏之流澤豈常理之足云雖亘百世而益光矣

其下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橫渠先生既沒其門人歆謚為明誠中子以謚議質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典與而引據精密足矣是正先儒之謬故寶藏之以傳後學

附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溫公家集中不載故附見於此

某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

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

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爵謂大夫之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

誅自縣責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

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

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為非禮况弟子而

誅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為之

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

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

關中諸君歆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

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真曜為比其尊  
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闕中諸君決疑於伯  
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  
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伯淳大丞

座右正月十六日

書李從政墓誌

公少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  
沈公文通二公竒其文引為忘年之交謂人曰毗陵  
素多士未有如李公者於是文日益有名公於書無  
不讀其心傳自到之學蓋非淺者所能窺較也晚在

彭城方計司議法興利之時百役毛起公處之裕如  
手未嘗廢卷也利國監有中貴人陰以事中其同僚  
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事連中貴人公請併  
治之中貴人懼甚部使者又欲兩釋之公曰事未暴  
自治不治在公而已付之有司則有法守獄已具不  
可易也使者不悅度公不可以勢奪率移他司釋之  
是時頽復長道居里中聞之謂予曰奄宦恃嬖暱之  
私脇持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輒忤其意者李君一  
以法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回屈不能為也郡守  
高郵孫公覺尤溪詭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蕭縣有

劇賊竹軍者主兵力不支被重傷亡其主將通守李  
陶行縣聞流言謂土兵不戰而北凡三十有五人歆  
置之極典公曰有司訊治曲折詳盡猶恐不得其情  
今以道踞之言置人於死地非審克之道也持之月  
餘不能決後卒如公言微公爭之力幾為淫刑濫誅  
矣公之治獄平友類如此其小者不能悉數也政和  
之初予待次毗陵公之子殊以公誌銘示予讀之慶  
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復見也惜其遺事可傳於  
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闕

### 跋道卿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卿天下士也以一言忤  
旨流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存士夫寶藏之以  
為珍玩其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蓋名實  
既孚則清議終不可掩也

### 跋江民表與趙表之帖

民表將之官以書抵予告行期未及修報而凶訃至  
人生如朝露豈不信然歟今見其手澤惘然不覺為  
之流涕也民表不妄許可表之雖未及識觀民表所  
與如此則其人亦可知矣

### 跋了翁祭鄧南夫文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余聞南夫平居家人不見其喜怒一日因事怒甚已而悔之自恨其養之未至也充是心以往可謂知好學矣了翁友之其厚如此不問可知其賢余幸與之同鄉未及識而南夫已逝悲夫不復見斯人也因讀了翁之文悵然久之故姑書其所聞附于後

題了翁送幾叟詩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姪其辭如此皆其平日躬自蹈者所謂以身教也能味其言亦以身踐之則其趨聖賢之域豈遠哉若幾叟蓋可與進斯道者故告之如此

題諸公邪說論後

昔王荆公以邪說暴行禍天下三十有餘年余備位諫省論之去其王爵罷配享大學諸生董陶王氏之學久矣閔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議今觀諸公之言是非已有定論則余之言可以傳信矣

跋彭器資送余仲勉序

彭公以盛德重望為時名臣士大夫得一望履寫者如登膺門况其厚善者乎仲勉先生余雖不獲從之游觀其所與則信其賢也審矣

跋溫公與劉侍御帖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位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  
州一時清議寬之無敢言者獨文公溫公抗章于廷  
諍之事之本未安撫叅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  
正造門敘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其  
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  
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是遺墨三  
後興歎乃附其說于後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六

聖人嚴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七

雜著

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于思貫于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鷄旦而  
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  
不鳴其不祥柰何予告之曰夫鷄烏能為不祥於人  
歟其自為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  
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為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

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為言默戒

###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 雜說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于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黃門謂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君平世可以為大臣矣予以謂相如奉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也特畏其威疆耳古人以小事大有以皮幣大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去之况於一璧乎此知事大畏天者之所為也當其持在琬柱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也而欲徼倖于不死難矣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不一二年卒有覆軍陷城



之禍雖完璧以歸於趙何益哉此其知不足稱也已  
澠池之會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期以一  
月不反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非有萬全之計  
也相如爲國卿相其勇略不足以重趙使秦不敢憚  
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不殆哉此特曹沫之流戰國  
之雄者耳而謂之以道事君固如是乎黃門以爲大  
臣吾亦不知其說也

哀公問社論者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  
者戮人於社其托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  
而亦以隱吞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夫魯之微  
桓之盛而欲去之豈易言哉而以隱語語於人爲宰  
我者謀人之國亦以隱吞之一失其旨則傾國亡身  
之禍隨之矣而孔子亦以隱罪之此何理也夫隱語  
古之滑稽者時有之而謂聖人之徒爲之乎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  
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熟者是火  
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是火之  
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  
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剋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  
相離蓋子母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

火之用息矣何熱之有哉而謂熱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為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為之議其亦不思之過歟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其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子思因其語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夫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蘊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鄧氏真贊

婉婉夫人夙有令儀柔靜以和室家是宜今其云亡厥聲尚懿圖形于茲以永瞻視

陳居士傳諸公跋附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貴為鄉閭大姓其為人忠信慤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吊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間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蒂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罷甚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為於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亡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由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郊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歎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汗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已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頽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為如何故特為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

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矍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為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于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漸得其本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于天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者雖晦于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為恨為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沙縣陳瓘書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立又為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鄒浩既纂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為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黃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沉冥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為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政和二年孟夏中瀚建安游酢書

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  
之識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觀中立先生傳陳  
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卓然顯白干  
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為之書篆且跋其  
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  
駕云宣和二年仲夏梁谿李綱書

張牧之子名

張氏世有清德由聖得子求名於侍講呂公原明而  
名之曰清孫夫伯夷聖之清者也推惡惡之心思與  
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而去之若將免焉故其流  
風之弊容德不足而至於隘今牧之得子而求名於  
予請銘曰容孫蓋將以濟其世德也

致語

律聲凌霄共喜下齡之會噉盃樂聖仍逢四事之并  
玉塵交輝德星復聚恭惟  
知府朝請南溟異稟宛國上才傾千里之難羈姑六  
月而一息簡在二聖光于四賢行聞袞繡之歸佇有  
功名之享通判大夫職分郡貳位列星躔家傳清白  
之風世歷要權之任芳猷不墜威望有加相忘顛上  
之清歡無愧山陰之盛集偶茲勝事敢獻鄙辭

庭下秋風颭旆旌使君爽氣逼人清功名共喜千齡  
會尊酒仍逢四事并甘谷殘英留晚翠雍門餘曲有  
新聲莫辭酌酌同民樂鳳詔行催上玉京

又其二

伏以跨鯨溟渤身出蓬瀛棹槎天潢道逢牛斗斯一  
時之盛集罄千里以交欣恭惟

經略侍制儒席至珍英躔逸步脫跡東膠之列蚤膺  
三室之求握筆螭頭連飛鳳序俄出分於屏寄復承  
代於瓜時豈惟聞望之隆茲寔衣冠之盛

知府朝請天資曠達德宇宏深式慕子淵之用行庶

幾孔氏之母意思締交於大國方講好於兩君遠茲  
化景之長足為賢者之樂欲傳勝事用播聲詩

霜槎初泛斗牛間隱隱晶光照夜寒况是春城多樂  
事果逢星節駐征鞍使藩暫屈留旌旆雲路終同接  
羽翰已寫風猷傳樂府更磨琴琰一時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七

里人蕭科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八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八

哀辭 祭文

哀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于官  
是月晦即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為位慟哭於  
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  
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楊雄氏而止  
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  
足以窺聖學門墻者蓋不可一二數也况足與語道  
而侍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八

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橫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襍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億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為勤矣然其支離寡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

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出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為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整全體而分割駕異端而並逐兮



駢支較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  
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勸榛棘  
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  
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  
弗屬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縣於天兮匪予敢知  
畜溟渤而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嘆道之難行兮  
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  
闢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諒曲任而  
直推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  
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

傷

傷國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  
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哀鄒堯叟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  
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遊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彝  
為學鐫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  
曲貫各得其宗不為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為詞章  
遂以名稱于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蒞官雖冗職冗  
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鈞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  
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

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籍甚益歆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不予棄進而友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生官于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矣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不憑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為辭以泄其哀其辭曰有美一人衆之郭郭兮邦國之禎庶

時須兮純明篤實允式乎兮胸中之藏羅瓊瑤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繫芳嶠兮雲帆蔽天膠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爐兮鑄物範形魯莫圖兮自爾遭之末所如兮既實爾德孰云癯兮胡嗇爾壽忽聞徂兮嗟余與子阻修途兮不得憑棺弔遺孤兮飲恨于懷曷由除兮

哀郭思道

吾友思道諱某姓郭氏福唐人也先世皆隱德不仕其族系蓋莫得而詳焉思道自少時尤喜黃老之術以求衛生之經不利貨財不近聲色淡然自得視天

下之物若無足以贅其身晚頗好浮圖氏之說其與人交久而愈親與朋友言必以忠信其辭氣抗直不能與物逶迤以苟悅世俗熙寧乙卯同余游京師余綴名秋官思道失志遂同入大學今知制誥黃公見而悅之用以為直學未幾職小學教諭其純德懿行雖為當路者之所知其自處慚然亦未嘗因之馳騁以求見於世也於戲周道衰為士者不孚于名實而國論不出鄉閭州黨之間盜名竊利之人肆行機變以欺世罔上貪得忘義屈道徇物以至昏冥顛踣而不悟雖妾婦乞人之所非羞而不受者猶將泰然矜

耀以自得其辭受取舍尚何足誅哉君於是時也超然遠覽不以貧賤富貴櫻拂其志斯亦難矣其志行雖未能盡槩於古人其賢於眾人也亦遠矣余從之游且十年得其所以治身養性之實非一二也以余之所言推余所不言蓋可知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疾終于京師余聞之為之悲慟不能自已故為辭以泄其哀辭曰嗟乎思道木訥而仁內行純懿幽無責於鬼明無非於人宜得其祿何顛沛於道路而終死於賤貧宜享其壽何棄世之遽而天年不及于中身死誰葬兮暴骸骨于汴之濱魂無依方託厲鬼以為鄰

自古聖賢方自有顯榮富貴騰聲飛譽振耀於無垠  
亦有湮淪汨沒終屈而不伸死同腐骨豈俱磨滅乎  
埃塵壽夭窮通子能自達吾亦不足以傷神重以故  
人之情追思感嘆不覺涕淚之沾中

祭文

祭楚守縣君

於惟夫人伊洛右族歸壻睢汝懿柔靜淑功施於內  
隱行弗彰中外式孚允也其戒雖離和鳴禮衣編飾  
大邑之封視夫之秩謂宜百季黃髮偕老天胡不相  
中道而夭歸旒翩翩江流瀾瀾竟兮何之與水俱逝

酒散既罄用祖其行薦以斯文以寓哀誠

祭思齋

嗟乎思齋命奚止於斯耶昔始同學君方妙年氣吞  
青雲俊譽藹然堂堂英姿謂宜壽考天胡爾畱中道  
而夭競時多艱未克其志身後之嗟孀親遺穉適子  
之館升子之堂追念平生顧瞻彷徨尚想音容恍兮  
在傷欲與之言即之而亡有肉在俎有酒盈觴子弗  
食飲予心悲傷長與子訣隔乎幽荒寓辭以奠涕落  
沾裳於戲已焉曷日而忘

祭呂侍講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宋興百年世秉國鈞篤生異人惟茲世臣時逢清明  
與國休戚身雖竄流心在王室伊昔師門實傳聖學  
道隆德尊為時先覺嗟予晚進鼠目麀頭公不鄙予  
進與之傳吾道之窮公其已矣河流混混貫以清濟  
胡不憇遺以佑斯文下民其咨昊天不聞臨風一慟  
心志俱摧公乎若存其知我哀

祭陳瑩中

嗚呼天生我公為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  
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或尼之非人能為嗟一跌而  
不振卒困死於流離賴遺言之未泯道原委而東之  
念生死之未訣悵南北之差池徒反袂以長號淚淋  
浪而沾衣公乎不亡其知我悲

祭游定夫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  
加乎民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  
其齋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  
未即死而頭童齒豁策然孤立而誰憐嗟吾先生微  
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叅訂去其  
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之及門嗚呼悲夫宜  
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

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  
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 祭劉器之

嗚呼我公惟德是仔秉義直行與天為徒元祐之初  
聖賢相逢位冠七人為時宗工道大不容遷于南服  
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時方清明仁賢彙征昊天弗吊  
喪我正臣銜觴一慟匪以其私侑食以文其知我悲

### 祭鄒侍郎

於戲天爵之尊天宜齎之奚為於公獨厚錫之大物  
賦物實勞以生胡反吝茲而弗與齡錫予之柄尸之

其誰杳冥茫昧理莫可推公昔在庭朝陽鳳鳴讒波  
弗溺惟帝之明建中之初來自南荒人爭覩之景星  
煌煌秉義不田屹如喬嶽黃陂萬頃莫能清濁至言  
碩畫百未一施流離困厄天實為之公之云亡梁木  
其壞世亡仁賢人將焉賴生榮死哀身誠道信公則  
無憾實哀斯人嗟予與公聲氣相求諾言之出其同  
不謀頃來視公公疾已困匪疾之憂國事是問精貫  
白日神其聽之云胡不淑而不慙遺死而可贖人百  
其身旻天高高邈乎不聞道之窮矣慟非以私公乎  
不忘其知我悲

祭陳立道

於戲以吾外祖之德其後未有顯者汝幼而聰穎篤行彊學年纔弱冠已策名于薦書意其大吾外氏之門者必汝也遽止於此何其痛耶又使汝雙親垂白有傷子之戚孀妻穉子失所依怙何其酷耶於戲天乎理不可推其命也夫於戲哀哉

祭陳氏十五娘子

於戲吾聞汝言自謂了達生死視死如歸又言若數盡而終則忽然而往使人莫知皆以汝為戲語孰謂汝之卒踐其言慕而飲酒笑談終席不見其有微疾

罷而歸寢曾席未暖而奄然已化豈汝真能了死生厭斯世而將有所歸耶抑數盡而不得不往舍吾而逝耶於戲哀哉念汝生而聰慧長而知學經史百家雖未能盡通而皆曉其大旨吾愛汝而擇其配既得所託矣謂宜與之偕老云胡不淑中道人沒於戲哀哉汝之四女一在江西三在吾閩在江西者卒不得而訃而在吾閩者已遣人報之矣汝其知之於戲汝之面目宛若在前而不見汝之形汝之言猶在耳不聞汝之聲致此薄奠以寫哀情嗚呼痛切汝聞不聞於戲吾老矣冀汝送吾之終今返送汝使吾念之肝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  
肺摧裂昊天高高號呼不聞余何罪辜罹此鞠凶死  
生永訣逝不可追汝尚有知其知我悲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九  
狀述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  
為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  
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  
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為農家至先君  
始勸其子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  
形于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  
問也及聞其後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厭其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欲其恬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  
年十月戊戌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陳  
氏再娶廖氏六年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于石龜山之陰嗚呼吾先君平生為善  
惟日不足不幸少不從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  
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某幼不肯懼終無以成親  
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銘于有道君  
子藏諸幽宮庶足為亡者之慰云

###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鄒少

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微不見  
於經傳春秋之際為莒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  
為曾氏巫生阜阜生皙皙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為  
孔門高弟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  
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相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真  
宗為名臣於時薦登膺仕者代不乏人至公又以文  
學登進士第調台州黃巖縣主簿邵安簡公聞其賢  
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重道接踵至者  
踏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  
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溜一郡有

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  
將更僕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  
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  
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  
上讀公所撰魯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兩朝  
正史迺以公為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鞏入判太常  
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鼓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  
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  
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  
詞旨精慤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五帝

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  
殿引翼人上常自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  
脩兩朝寶訓國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  
特命進公其眷遇之厚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  
人憂居喪哀毀瘠甚年未四十鬣髮盡變服除入為  
戶部郎中復還吏部遷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  
為宰相士多傳時自効公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  
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  
公充神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數月召試即真遷實錄脩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  
書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知秦州公即上疏論康直  
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陝西隨軍死亡為多先帝  
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諳事李憲卒賴以免其人可  
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之明豈可更加獎擢執政  
訝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  
人曰善人不見容則純仁輩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  
議所與咸為之言章請外五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  
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祿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  
餘件簾中怒甚以為輔臣奏劾臣僚當公行具章疏

明論曲直既無明文何異讒毀黜知鄧州公不草制  
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為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得  
大臣體雖系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  
臣參與國論或否人物不必一切須形文字願所言  
當與不當行之心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  
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  
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為無  
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  
物君臣上下更為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  
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

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隨之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  
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  
足為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一  
者相涸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  
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殆哉士悟加覲直龍圖閣  
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  
風俗之美后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  
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  
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  
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

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  
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  
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  
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  
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數非古制者一切罷  
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專  
經術惇行義人人薦於自脩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  
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  
故事當御文德殿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  
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冊人使朝見亦止御崇

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寧太皇太后  
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  
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  
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仁殿仁宗  
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  
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義受冊  
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已復禮謙恭抑損之感  
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  
建議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  
班次並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時降朝旨不

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  
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  
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  
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  
疏入從之公之畫規太母之聽言前古靡儷焉非主  
聖臣直寧有是夫皇太妃親屬有常城縣民候稱者  
負官錢內批特與寬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  
至微未恐不是以上煩詔旨以啓倖門又言近日頗  
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  
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煩墮聖聽杜漸

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敕內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畀舟回道過雄灤二州百姓各經國信使副陳述後法不便事公言臣於後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後法臣兄布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為無嫌但承乏從官將出使親見二州之民有所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為自全計也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回之理但當閉塞支流縱之北去正足行其所無事

卿材當畫八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俾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為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度使論議早定繼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今相度孫村口有無未及利害如孫村口不可修即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果何為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

州徙景先陝西路公力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為之改命至紹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輒決公私受弊卒如公言秦王後止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况承亮先朝所立傳國再世可復議移奪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蕃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道迎和氣冀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多是與二公合異

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為謗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入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為患公距其議使者以語誅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

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守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輒而至平時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守尚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屬不報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

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嘗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于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之中親近褻狎之後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為罪初實錄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嘗在屬例轉一官公奏



臣不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鋒不許至是希為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覲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銜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除公集賢殿修撰守滁歲滿除知泰州又二季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先帝在宮中嘗稱魯某可用魯公為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神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

為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牾有一切置之不以為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以擠之公錄二詞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俱當

明著聖恩敘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  
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為不稱職即乞罷中書舍  
人職事以允公議上察其非罪促令赴省供職及對  
慰諭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敘或復舊職典方  
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骸未蒙聖澤  
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  
寮昨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  
職及本蒙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  
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發錮之人均被恩施  
皆見納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擢

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無侍讀上嘗從容謂公曰  
卿學術在廷無過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  
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  
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  
史官擬其大者別為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  
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  
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  
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  
之座右留裊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於盛德有  
補焉又言伏覩詔書知州軍驛見與文臣帶一路

兵餘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見愚  
竊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即尊位方當厲精為治日接  
群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竊恐  
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  
而為一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  
所以崇德美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月  
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  
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遠失故中書舍人  
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貶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  
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譴公道館伴虜使事畢

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  
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  
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  
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  
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  
瓘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  
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  
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含飴弄孫不復閱政章帝  
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  
之史冊為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

心物外歷英宗神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所  
以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  
載也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  
職其犯顏嬰鋒率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  
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國朝  
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  
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  
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為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  
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諫見絀  
時議者又言上當為哲宗服期後兄弟之服公在邇

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  
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  
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娶  
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  
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  
為有失魯公稱上命俞公推此意為詔明諭天下公  
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  
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  
命魯公遠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  
總核庶工甄叙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

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第  
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  
滿盈為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  
許避親嫌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即位首召  
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  
兼集禧觀公事修撰哲宗實錄仍侍讀如故懇辭逾  
月不受命請郡益確上封還乞外奏迺出稱謝然猶  
申前請上固彊之故退而奏詔朝廷更茶法內侍闔  
守勲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為是時守勲方用事  
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無收作其意也元年太史復

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下  
月歲旦之夕赤氣亘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  
人精祲之說至誠懇激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  
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  
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  
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遺愛未遠是行稚  
耄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揚  
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  
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  
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請知和州道除舒州靈

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濠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公台州魯公亦自衡徙舒會于途中未及徙所文例還爵秩授公散郎與魯公還居潤州里第戴白相從人所歆慕歲餘

工公同時寢疾公處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歿於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勲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八寶恩追復朝請即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殿修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睥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即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為盛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踈戚之間不為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

鄧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撫其華雕繪組織為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  
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為已任出藩于外  
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  
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地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  
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為不足道故畧而不載  
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讐校終老不  
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虜中山川道里遠近夷險  
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胸山  
還朝某宮某送伴虜使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某  
事者非曾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為夷狄欽慕如

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旅振乏為急由布  
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歿之日陳  
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器用敝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  
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為之泣下諸孤卜以二  
年十一月葬公于南豐縣世賢鄉梅潭之原遵治命  
也曾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國公曾祖妣陳氏楚國  
太夫人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  
國公祖妣黃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  
太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夫人吳氏吳國太夫人  
朱氏魯國太夫人娶強氏累封和義郡君尚書祠部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

里人嚴鎰嚴鐸督刊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text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preface or commentary.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watermark.



